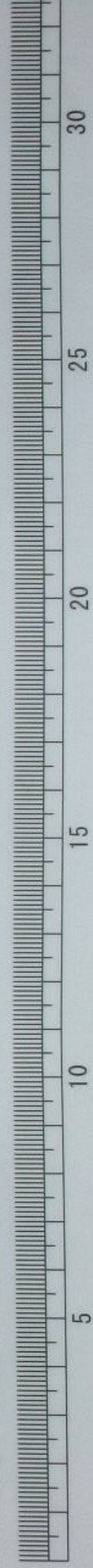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十二
論語
子路

13
863
12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十二

殷其祥哲維

丹陽吳荃蓀右彙輯

受業門人陸觀成駿聲全校

盛欽軾又瞻

論語

子路第十三

凡三
十章

子路章全旨

首節言政本于身下節言政要諸久無倦非以益
先勞也正所以成其為先勞也意無兩層○時說
謂先勞就身上看無倦就心上看不知身心一理身先
身勞就是根心上做出何待無倦處方說向心上去耶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
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
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參大全子路問為政之道子曰政也者本身以漁民而已凡
民之行則以身率先之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

長必先之以第則行無不興矣凡民之事則以身勤勞之如循行肝膈勸課農桑之類則事無不舉矣

析請饒氏曰集註先行勞事雖是分本末而言其寔皆政裏面事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
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合參子路以為政亦多術矣故請益于先勞之外焉夫子以子路好勇未免喜有為而難持久故告之曰吾何以益術哉亦惟于先之勞之者持之以久而始終無倦已耳雖民行已興而先之者愈加民事已舉而勞之者愈力能如此而政無勿盡矣

析講常常先勞即是無倦方不與進銳退速者等是固不益之益○無倦要切于路說倦乘于惰者易知而伏于勤者難知倦因于怠事者易見而生于喜事者難見故欲其無之○張氏曰先之勞之固足以盡為政之道矣而子路猶請益焉

則告之以無倦使之敦篤乎是二者而已子路之意在先勞之外夫子答之不出乎先勞之內

仲弓章全旨

此章見為政篇識大體首節告以為政之大體次節告以舉賢才之大體首節當三平講次節當就

舉賢一事另講時說有以賢才句貫通章者有以先有司句貫上節者皆不可從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都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

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合參仲弓為季氏家宰而問政于孔子子曰政有大體如衆職之修廢宰之任也凡事必先分任于有司使各專其辦理而吾惟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庶獄之平反宰之任也于大罪不得不懲而于凡民無心之小罪則舉從寬赦以開其自新之路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人才之用舍宰之任也于賢有德才有能者則舉而用之與之同升則有司皆

得其人而政益修矣為宰之政何以出此

析講問政是問為宰之政須切為宰說有司宰所統也刑罰
宰所用也賢才宰所在也舉賢才不兼已用者說有司各司
一事者先字對後者其成功說省成而報最之未始非綜理
也赦止小過則大罪不宥可知○木全朱子曰凡為政隨其
小大各有有司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
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逐一具來自家方可考
其虛實之成○宰家臣之長○宰之所屬有典財穀者典兵
賦者典禮樂者○小過是凡民無心之愆不必作有司之過
○舉賢才即古鄉舉里選不限定舉作有司勝士曰按諸說
宰字解如是時說緣要冠冕看作家宰太宰宰字可笑

曰為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

舍諸

焉於虔反
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
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

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
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
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
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泰序仲弓又問曰一人之聞見有限焉能盡知賢才所在而
舉之耶子曰所謂舉賢才者豈必盡出下已哉爾雖不能盡
知豈無一所已知者但已知者舉之其于爾所不知者人亦
必有知之矣秉彜好德人有同心人豈肯舍諸而不舉耶人
之知即爾之知何患賢才之不盡知不盡舉
哉此舉賢才之大體亦即為政之大體也

析講蔡氏曰但自舉其所知之賢才則自有以感人好德之
心化其媚嫉之念而人各舉其所知之賢才不必皆自我知
而自我舉也故見聖人用心之大此合上三句皆是執要行
簡之事○焉知炤註盡字仲弓非患金不知只患不盡知○
按淺說人豈舍之而不我告似多此周折本文只說爾知爾
舉所謂以天下之人知天下賢才舉天下賢才也必要人以
知者告我皆使我
舉則反涉私小耳

衛君章全旨

此章見明倫爲治之本正名二字是通章主腦首二節言衛政先正名下因子路迂之而詳示以各之當正也末節結言君子必先正名言無名不正正名而已矣與必也二字正相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平衛衆蒙引孔子時自楚反衛子路以爲將仕衛也乃設問曰衛君若虛位以待子而後爲政則子之所施設當以何爲先析講爲政二字屬衛君若屬孔子不用而字以曰衛君待子爲政也此子路設此問以觀夫子之仕衛不仕衛也出公蒯瞶之子孟子作孝公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禍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泰序子曰政莫大于正倫使我爲衛爲政必也先正其父子祖孫之名使名稱其定可乎

析講王觀濤曰名是名號正名者使名與實稱而君臣父子之名分皆秩然有序也本君身說蒯瞶避罪奔亡卽不得以父靈公未始不可以子衛輒輒嫡孫篡此卽可令國人有君而何得令吾身無父子是有父而視爲仇祖是有子而孫爲代名號不正如此夫子爲政于衛焉得不以正名爲急務耶○正名之說衛爲政之先務不是說我之仕衛如此然意則爲輒之禍祖仇父而發也以此答奚先之問非惟見衛君不正而不與之而亦示已不仕衛之意矣○陳新安曰蒯瞶乃輒之父也蒯瞶欲入君衛而輒拒之是不父其父父廟曰輒輒繼靈公是禍其祖○夫子口氣中不可明說據國拒父等事蓋無顯非衛君之理觀子貢托夷齊以問可見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令參子路一聞此言不深思其意而率爾妄對曰有如是哉夫子之迂濶而不迂于事情也爲政自有急務惟取今日所宜行者行之奚必以正名爲先也析講大全馮氏曰夫子正名之論蓋不與輒也時輒已立十

二年矣子路之謂迂者蓋為輟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象序子曰粗野哉由也君子但凡事理于其所疑而不

知者則姑闕之不言以俟考問何得率爾妄對若此

析講劉上玉曰闕如二字在心

上講言此心闕然不敢自執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合參我之欲先正名者豈迂哉亦見夫各為萬化之原一不

正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耳蓋各者各其定也若各一不正

非君臣而強各為君臣非父子而強各為父子則稱謂之間

便有碍而說不去了則言不順言既

不順說不去如何行得去則事不成

析講大全陳氏曰集註于正名各不正凡三以寔字言蓋各

當其寔則名正名寔則名不正寔字于名最緊切○言字

不寔即指稱其名之言說事不成不是事不成就事即成就

也不成今事體如此則禮樂不興方說得去若說事不成就

便不消說禮樂不興○名不正如寔是父乃不父之寔是祖

乃父之寔是名分不正也名分不正則口頭說出有碍如說

父是我仇祖是我父于理順乎言不順便行不去如把祖做

父把父做仇却與兵拒父承祖國祚便不成今事體此事字

與下註中政事之事不同此事字屬于已者政事事字施于

人者禮樂刑罰皆由各分而起如父子則行父子之禮祖孫

則行祖孫之禮安頓得有次序便是禮無那垂爭意便是樂

今父子祖孫倒置如此則禮樂安在如犯父與犯祖不同利

律令明晰民知趨避苟名不正則論刑之際欲從犯父律乎

欲從犯祖律乎出入輕重俱失其平矣教民如何措手足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

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未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

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參大全至干事不成也而又何事不廢哉其措諸一身之間者顛倒錯亂而無序悖戾乖爭而不和而禮樂不興矣禮樂不興則凡施之政事者無非私意率皆倒行逆施刑罰所及非不善人而不中刑罰不中則民欲為善而善卒不免欲為惡而惡不可為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

猶手足乎夫名一不正之弊一至于此析講名不正句是大頭腦下五者皆其流弊也名一不正下五者便一齊都到但節節推出來耳非有先後次第也名即君臣父子之倫言者稱此名者也事者行此名者也禮樂者節文此名者也刑罰者所以輔真此名者也而民安者又所以風國而使名分之久而不替者也名不正而至于民無所措手是則流弊已極而國不可為國矣○自言不順至禮樂不興就害及自身言自刑罰以下就害及民言○吳氏曰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而有和之謂也事失其理而不和慶賞刑威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賞過則濫利及小人刑過則淫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朱子

曰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以理言蓋事不成則則事上而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

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伋齊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蒯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事之本未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伋而立之則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參家引是以君子之為政也知名不正則言不順故惟無所名則已名之必要正而可言若不可言不敢名也知言不順則事不成故惟無所言則已言之必要順而可行若不可行

不敢言也必可言必可行不敢苟之道也君子于其稱名之言務求當其寔無所苟且而已矣名之一事苟則其餘皆苟名之一事不苟則事成禮樂興刑罰中此

析講此節以名字為主言即言此名行即行此名也名必可言對上言不順說言必可行對上事不成說末二句見緊要只在此故下而已矣三字見正名之外無他急務也○此節要提起各之二字看二必字着力說是務要如此之意二之字指所名所言者說君子於其言二句只是各不可不正也獨舉言者有其名必有其言也言無所苟即作稱名無所苟非歸重言也註一事猶云一件苟即名不當寔便是苟也餘皆苟指言不順以下諸條而已矣三字見得一正名便都了該得刑政禮樂等事首二句正言此二句又反言以決之

樊遲章全旨

此章是夫子廣樊遲以經世之學術重在上好禮三眼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

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參序肯樊遲以務本為農乃治生之常道請學治稼之事子曰惟老子農者精于稼吾不如老農安能為子言稼也通以圃之事比稼為易請學為圃子曰亦惟老子圃者精于圃吾不如老圃安能為子言圃也析講吾不如老農老圃隱然見吾之道初不在此區區稼圃間也已伏末節意在內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參序通再問而夫子再拒之如此意有在矣樊遲不能復問而出子懼其終不悟也又責之曰稼圃之事細民之事也須既欲事其事則亦人其人矣小人哉識趣卑陋樊須之所為也

析講大全陳氏曰此小人以位言下文集註云禮義信太人之事也是自此小人上推廣而對言之小人猶言農人圃人

也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謂有大
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稼居父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負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知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參太全夫吾人自有大人之學在也上誠好禮而莊以持已則民莫敢不敬上誠好義而所行合宜則民莫敢不服上誠好信而至誠接物則民莫敢不用情夫禮義信盡于上而敬

服用情類應于下如是前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四方之民皆聞風向慕襁負其子而至自歸之而為之耕稼矣豈用自耕稼哉如遲所請不但不屑為亦不必為矣

析講蒙引自上好禮至末都是吾不如老農句之意。麟士云稼圃之問只主耕鄰近利為確無隱逸忘世意則民云者言上如此民即如此也。此節全要根大人經世之學意說得透徹若只講上下感應話頭便顧奴失主。三好字對二學字三上字對小字禮義信對稼圃字遲是儒者當學為大人之事。上字對小人而言只是治民之人便是不必惜為君者說三好字都要根心裏說到用上。去凡出身加民處俱是用也敬服用情三段就一國之民應上言下四方之民則聞風而至者也夫如是四句總見稼圃之事非惟不屑為亦不必為意蓋大人之學術作用如此不小正吾儒所當學者不論窮達也。未見通雖未得民而治而禮義信之學不可不裕乎。居今何不學大人之事而欲學小人之事哉。王觀濤曰禮義信俱兼本之身心而達之政事者言好禮則根心之敬而達之乎品節文章之盛皆禮也好義則根心之制而達之乎張弛舉措之宜皆義也好信則根心之誠而達之乎

條教號令之不敢欺皆信也用情猶云以寔也謂致其誠于我也

誦詩章全直

此章見學詩真以心得為寔用也註本人情四句見詩有資于政其言二句見詩有資于言詩本有用故貴善體驗以致諸用也未多字正與三百字相應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使夫

經

專獨也詩本人情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理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參大全子曰詩之為用至無方也人情邪正苦樂咸見于詩其邪其苦此見風俗之衰本于政治之失也其正其樂此見風俗之盛本于政治之得也讀詩而有得焉則法其所以得而盛者戒其所以失而衰者故達于政詩之言詞多婉曲風諭而不直致使者所以傳君命措詞最難才委靡則流于弱

而取侮下人才剛直則又恐激怒而貽禍于國讀詩而有得焉則婉正得體不辱君命而可以專對若誦全詩盡三百篇可謂多矣宜其達于政而能言矣乃授之以政不達于政使于四方不能專對應對是徒有記誦之功全無心得之益也則誦詩雖多亦奚用哉

析講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于政朱子曰其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隸間巷至鄙俚之事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施業者莫不備諸于詩有得則知如何是合微底事如何是不合微底事如何于政不達又問如何使四方必能專對曰詩之教溫柔敦厚于詩有得必是于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不達如不當行而行當行而不行或行之而裁處不當于理皆是非謂不通曉也專對是自已長于詞令不煩介使助之也不能專對不是一詞莫措只是對答不善尚須介紹之助也○達與專對非誦詩時便思量要如此誦詩而有得則自然有此效驗以訓用為字已語助詞○黃氏曰亦觀其所以讀之者何如耳為人耶為己耶誦說耶踐行耶齒莽耶精切耶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于心浹洽而貫通體之于身切寔而專確則奚不能之足患哉

其身章全旨

此為當時之在上者詳于法令而忽于躬行者發見教民者當以身先令民為善亦不可廢但身為

本耳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合參子曰上之教民也不在于令而在于身若使在上者盡倫理謹言動而其身正矣則表率有地雖不必號令以驅使之而民自率從化無不行也若其身不正而徒以言教雖號詔諄切亦不從我以正故正人必自正已始

魯衛章全旨

此夫子感于魯衛之衰而嘆也兄弟是相似而無優劣之謂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參存子曰魯與衛本兄弟之國今就其紀綱法度言之其政亦正好似兄弟也析講遺風猶在而無人以振起之有惜之之意有美之之意

須重魯看以魯秉禮教而亦同于衛故夫子嘆之○大全蘇氏曰是哉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孫于邾而死于越出公奔宋而亦死于越其不相遠如此○

子謂章全旨

此夫子取衛大夫以風世意當時世祿之家怙侈成風子荆獨不然故夫子稱之足在知足上不必深求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參太全夫子慨世祿之家多怙侈而稱公子荆以示則也嘗謂衛有公子荆者以世祿之貴太夫之尊乃能善于居室而

有恬淡之風焉何以見其善也蓋公子荆本不以家計營心凡器物用度當其草草初具而始有也在他人心必求其盡備而後為快則曰今日苟且合聚矣當其漸漸稍備而少有也在他人心必求其盡備而後為快則曰今日苟且完備矣當其充足有餘而富有也在他人心必求其精美而後為快則曰今日苟且華美矣循序有節既見其不以殫產目能又見其不以多財自累富而無驕滿而不

析講三有字不止是器用家中凡事必須者皆是善居室善治家也三矣字見得刑之知足處是家而曰善只是註中循序而不欲速有節而不期盡美意蓋躁心勝者每病于速成貪心勝者務求于多得可見處家之難而子荆獨善也陳氏曰由合而完由完而美既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而其合完美皆曰苟而已又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曾無盡美之心

子適章全旨

此章因感衛民而發王道之全不若著衛民上富教總是保其庶一加字見聖賢惓惓為民之意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序子適衛冉有為之御車而行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參序子見衛之人民而嘆曰庶矣哉何其生齒之衆也蓋嘆其民之既衆而澤可遠施亦嘆其治之無術而徒負此民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參序冉有曰有國者固欲民之庶然不宜止于庶也既庶矣當何道以加之子曰庶而不富則無以厚其生而庶不可保矣必也制田里薄稅斂以富之而後庶者長庶也析講饒雙峰曰田是所耕之田孟子所謂百畝之田勿墾其時是也里是所居之里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是也田出粟穀里出布帛有粟則不飢有布帛則不寒二者富

之道仁山全氏曰薄賦則省其兵役薄斂則不多征稅古者二十五家為閭而有塾五百家為黨而有庠遂則有序國則有學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則唐之太宗亦云庶民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名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泰序冉有曰有國者固欲民之富然不宜止于富也既富矣又何道以加之子曰富而不教則無以正其德而富不可保庶亦不可保矣必也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而後庶而富者可長保也一問答間而王道大端盡于此可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為有序也析講衛之始封康叔受引養引恬之命以保乂斯民受率孝

率弟之命以作新斯民此富教之法程具在也惜乎此時民庶雖存而康叔之政已衰矣庶哉一嘆便隱然有富教之意在言外富之內以制產以阜其富薄斂以藏其富意立說教之內以建學為立教之地明倫為施教之方意立說二者一加則既庶之民可保矣蓋庶而不富則迫于飢寒難保此庶之不離散富而不教則禮義不聞難保此庶之不相殘故富教二字俱從庶之一字加之非富加于庶教又加于富也。○庶矣哉作頭下富教都是為庶也。○庶哉一嘆幸衛之有民而又慨衛之徒有其民故兩有何加之問。○加猶施也非有蓋于庶也。○庶在民者也富之教之全在兩之字是責成在上者意要體會。○庶而富則民生厚富而教則民德正此帝王作君師之事也

苟有章全旨

此聖人自擬用世之效以望世之終其用之意全重首句下暮月三年俱用我說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

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參大全夫子有感而言曰當今之世固無所我者矣苟有人焉不病吾道之難行舉國以從而能用我者雖用至暮月一年之間而國政之弊者以革廢者以興大綱小紀漸以就理庶乎其可觀也若用我至于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治功已定治道大備而有成矣然其如無用我者何哉

析講張氏曰三年之所成者即舉月所立之規模充之而已○用我非嘗試而使之也舉國委已而聽之也暮月而大綱小紀次第可舉三年則治定功成化行俗美所謂至于道也○葉少蘊曰定公以夫子為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為司寇弼弼弗飽賈男如行若別于塗每用輒效如此況委國而聽之至三年之久哉

附錄年譜孔子五十九歲適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云云在衛月餘去衛適曹曹人不荅去曹適宋

善人章全旨

此夫子見當時為上者以殺止殘不知以善消殘故思善人久道之化非不足之詞誠哉是言有慨慕願見之意是信善人之治非止信其有是言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

言也勝平聲去上聲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失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參大全夫子思見善人之治也曰古語有云善人為邦而治天下累世相繼至于百年之久則善之漸染于民者深亦可化殘暴之人使皆歸于善而民無極惡大罪不用刑殺矣以今觀之誠哉是言信有此理也吾得見善人為邦斯可矣析講起處要提古語字友見一句是成語善人是有善于已者善人則既感化之有機而治天下百年則又積累之既久故可以化惡而去殺勝者化之使舊迹俱泯也誠哉是言蓋度其理勢之所可至而信古人之言不誣也春秋之時已成一殘殺世界追思古語全是由亂思治意○人非生而殘特

負于不善而無善者以倡率薰陶故殘不勝而殺不止耳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謂之亦可者似有未能必其殘果盡勝殺可盡去之意善人極功只到得此地位○朱子曰殺斯來動斯和民日遷善而不知此聖人事善人定是未便得如此然也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是亦能使人興于善不陷刑辟如文景之世幾致刑措豈不是勝殘去殺○尹註若夫聖人云云暗含下意思

如有章全旨

此見王者之治無近功如有二字有企慕興望之意總是欲為君者知非王道不可以治天下非悠久不可以成王道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洽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令參子曰世之論治孰不稱王者之仁而仁亦未易言也如

有聖人受命而興而為王者欲德教浹洽于天下無一人之不善必其仁心仁政薰陶涵育積累至于一世而後久道化成天下同歸于仁也夫豈速效者哉治以至仁為極而仁以必世為期彼以且久責效者陋矣析講王者謂有德有位有時者也仁字主王者之仁仁政浹洽乎人心移易乎風俗者言所謂薰蒸透徹融洽周遍無處不然無人不然者也浹是自內及外皆仁之意○大全朱子曰自已之仁而言之這個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人皆是這個道理浸灌透徹○饒氏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須漸仁摩義節禮和樂使其化薰蒸透徹融洽周遍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于善方謂之仁如堯舜之世固是黎民於變然必三苗既格聲教無處不徹方見堯舜致治之仁此亦見仁澤難洽而王道無近功也○張氏曰使民皆出于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故俟必世而禮樂教化始能融貫浹洽也上文勝殘去殺如能去人之疾仁則使之元氣渾全而自無疾者也

苟正章全旨

此章見人臣輔治之本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參序子曰凡政者本于身苟身正其身矣遵守禮法輔上帥民將見形端影正今出惟行于爲大夫而從政乎何有如不能正其身則相導以邪其如正人何哉此可見從政者正身爲要也

冉子章全肯

此章諷弟子而警懼臣以正名分之意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

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

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參序冉有爲季氏宰其私朝而退來見夫子子曰退朝有常期今日何獨晏也對曰適有國政而議之所以晏也子曰此必其季氏之家事也若是國政則吾嘗爲大夫今雖不見用于禮猶得與聞之而得以上下其議茲既不聞則是非國政明矣夫子言此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析讀吳氏曰政事泛言之則通別言之則大曰政小曰事公朝之事曰政私家之事曰事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事亦必與之共謀蓋詢黃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耳○此夫子據禮按迹以正名分而不以政與家也○厚齋馮氏曰臣見君曰朝其臣之見季氏亦曰朝僭禮之稱也○時季氏擅魯政蓋有不與同列議于公朝而與家臣謀于私室者故夫子若爲不知者而言此以正之可謂微而顯婉而嚴矣○晏非日晚退朝自有常期今獨遲耳○政與事只論公私不論

大小其事也。勿作疑詞。夫子明知是國政。但議於家。則雖政亦事矣。○**翼註**有政是寔語。但夫子欲諷他私議國政之非。故反其詞。

定公章全旨

全章言邦之興喪。決于君心之敬肆。定公求興邦。于言夫子要他求一言。于公興邦。邊重為君難。何喪邦。邊重不善莫違。句前着眼。知字一知。為君難。便不見莫子違之樂。後着眼。樂字。樂莫子違。便不知為君之難。敬肆之係于興喪者。如此夫子語意全。是警策。定公之為君。章內四幾字。同作期必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一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參序定公問于孔子曰。國之興也。恒出善言。以致治。不知一言之間。而可以興邦。有諸乎。孔子對曰。一言甚微。固不可以若是乎。必期其有興邦之效也。

析講蔡氏曰。言字讀佳。見徒以言其力量不至是也。惟心會其所以言斯興亡之關紐決焉。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

參序然亦有之。嘗聞人之言曰為君以主消其責。

甚難為臣以輔治其責亦不易。當時之言如此。

析講為君難者。上承天命。而下係人心也。為臣不易者。難君以承天而治人也。總是責任惟艱。意且不要說出敬畏來。下節知字中有自責自修之意。天下豈有憂勤惕勵之君而不不能致治者。故曰一言可期于興邦。○**麟士**云。二句平說。夫子引之。則止取上一句耳。于下人言中先作低昂。非是。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參序為君者如因此為君難之一言而能知其難也。則必戰

兢以圖之無一事之敢忽而天命可幾人心可固矣然則此為君難之一言也不可以期必于興邦乎

析講如知不是空知是體認為君難一言而兢兢業業以為之知難處就是為難處為難處就是興邦處如知句內帶出思其難而先臣隣以祗勅率臣工以交儆意亦好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

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

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唯樂此耳

參序定公又問曰國之亡也嘗因不善之言以致禍不知一言之間而可以喪邦亦有諸乎孔子對曰一言之微固不可以若是乎必期其有喪邦之禍也然亦有之嘗聞人之言曰予為君他無可樂惟其子之言一出而臣民莫之敢有違背者此則為君之樂也時人之言如此析講上言是言人君下言是君自言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而臣曰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諂諂面諛之人至矣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參序如其君言之善有關于國計民生而人莫之違也則喜起致治不亦善乎如其君言之不善有害于民有損于國而人莫之違也則忠言不至于耳君曰驕臣曰諂而國不可保矣然則此莫違之一言也不可以期必于喪邦乎君其加之意而審其所以興盛其所以亡可也

析講大全金氏曰興邦不在一言而在君心于此一言如何耳故前一節舉人之言矣必曰如知後一節舉人之言矣必曰如其善不善○蔡氏曰莫違本是不好的話又開出善不善兩路相形聖人詞氣溫和如此重如不善一句○言莫予違兼臣民言莫之違單指臣言言之善如有關於國計民生

之至計不亦善乎不指治言猶言無不可者如云君樂臣之從善而非驕也臣樂君之有善而非諂也此二句只以起下二句意不重意只重在答喪邦也

葉公章全旨

此見為政以得民心為本夫子告之以此欲葉公驗民情以自考也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序楚令葉公問政于孔子

附錄風俗通義曰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忠于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自公勝作亂殺子西子期劫惠主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于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胃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胃乃胃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胃國人望君如望歲焉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胃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繼生烹石乞迎反惠主退而老于葉及其終也葉人

追思而立祠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合參子曰善為政者亦觀政于民而已民有在吾境內而為近者能使之被其澤而感悅則可以知能邇之政矣民有在吾境外而為遠者能使之聞其風而來附則可以知柔遠之政矣

析講近說遠來非政也所以使之說來者必有政以致之也勿用着力說只依本文云能使近說遠來而政可知矣言外便見得不說來必吾之政未善也為政者可不觀之民以自考乎葉公佐楚伯只是以力服人不知政本在得人心故夫子告之如此○大全黃氏曰有意以求其悅且來則必有不悅不來者矣行吾之所當行而其效如此乃所謂政○悅非驕虞如近之則不厭來非強附如遠之則有望是也○附錄莊氏曰楚以囊瓦之不仁殺卻宛而興謗而近者不悅拘唐蔡之君以求馬佩而遠者不來故楚難以興若不反其道何以為治

子夏章全旨

子夏規模狹隘夫子直以王道之悠遠博大者期之無欲速二句戒之也下指出當戒之故全在心上說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

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甫父音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令參子夏為魯莒父邑宰問政子曰為政有一弊方為其事旋責其效是為欲速子之為政必無欲速而需之以從容持之以悠久可也狃于淺近以為便計是為見小利子之為政必無見小利而廣大其志意宏遠其規模可也何則政以能達為期然必有漸而後可達若欲事之速成則凡所措施急遽無序或限于時勢之難通或阻于施為之弗逮而反不達矣政以大成為期然必所志者大而小者不得以域之若見小者之為利則志願易盈所就者小澤不能以遠施化不能

以廣被而大事不成矣可勿戒乎

析講欲字見字有味蓋政有遠近皆自心之所欲始政有大小皆自心之所見始欲速者有躁心而始事則急于責成也見小利者有隘心而小功遽以為效也一欲速則為教為養便不能次第施為了如何可達一見小利便只在目前經營如何成大事此其所以當戒○欲速則不達如十日路一二日便要至必至車墮馬傷而反不得到矣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如子產惠而不知為政慕伯功之驩虞便昧于王道之廣大矣○為政須以遠大自期待如養民必無一夫不遂其生教民必無一夫不復其性方是遠大若見得民畧能自止不致為餓殍畧斂戢不大為惡便說治已至矣則其治僅至小康而止耳安能至于遠大故曰大事不成○按政亦有當速亦當小利不遺弊在欲字見字此就其為政之心而指子夏所有之病也○欲以心之所期言見以心之所識言俱在心上全是在心上戒他

葉公章全旨

葉公論直以迹夫子論直以心之真註天理人情總不外真心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

證之語去一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參序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身而行無私比者其父攘人之羊而已為之子乃從而證明其事夫父子尚如此直何如乎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

隱直在其中矣

為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飛瞽瞍殺入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參太全子曰吾黨之所謂直者殆異于是為父者為子隱其過為子者為父隱其過不以聞之于人蓋父子主恩委曲以全恩雖不得正謂之直然情理所當然順理而行而直在其

相隱之中矣證據何為哉

析講相隱內含望其改過遷善意此隱處亦是非太故非十分絕天理事也若石碯不隱其子厚李淮不隱其父懷光此以大義滅親又賞別論○胡氏曰是日是是非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直之常也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權也故曰直在其中○直在其中非指隱以為直也只是隱其所當隱于天理人情為正雖曲亦直也如學以自修而祿在其中亦然○直者信心而行愜心而止非徒直身而行也證則直在而忘其親隱則一念知其親而忘其直子父相隱適得子父相為之心天理上宜有此幹旋人情上宜有此轉移故曰直在其中

樊遲章全旨

此章見仁道不外乎存心之有常也以心字作主居處三句是存心雖之二句是常在此心却要下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

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人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

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一語也。充之，則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大之愛人，其最後乎。

合參樊遲問仁，子曰：仁者隨時隨處而咸在者也。為仁者，亦體此理于心而不忘已耳。時乎居處，此心無所作為，必儼然肅恭，而不敢惰慢，而心存于居處之時矣。時乎執事，則此心要應事，必肅然敬謹，而不敢怠忽，而心存于執事之時矣。時乎與人，則此心視人猶己，必極其忠誠，而不敢欺偽，而心存于與人之時矣。且此恭敬忠之心，要固守勿失，雖之夷狄，不可離而棄之也。心常存，則理常得，而仁在其中矣。

析講饒雙峰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為，只可于容貌上着个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應事。若心不在事上，為事便要鹵莽，所以着个敬。至于接人，則此心須要視人猶己，不可容些欺偽。所以着个忠。○居處時恭，則仁便在居處上；執事時敬，則仁便在執事上；與人時忠，則仁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不棄此仁，便無間斷。○存疑：若則一身動靜皆由于理矣。敬則事事皆得其理矣。忠則待人不失其道矣。故曰：心存而理得。○恭是心不慢，敬是心不肆，忠是心不欺。三

者仁之隨在，異名非用，以檢束此心為仁也。○居處在未應接時，不單靜居獨處執事，與人則應接矣。謂之雖者，舉夷狄之地，以見無時無處不當操存恭敬忠而弗失也。

子貢章全旨

此章重行已二字，首節用世之才，亦根于行已之志。次節立本才雖不足，亦近于行已之有耻者。三節本末皆無足觀，然猶愈于行已之無耻者。故皆可以為士。末節今之從政，只因行已上全虧了，有才無才俱不足論。通章要見聖人取節之意，蓋才節兼全，固士之最優。下此則可無才不可無節。此聖人論士之旨也。○胡氏曰：須看本末二字。蓋士之所以為士者，行其本也。才其末也。志有所不為而才足以有為，是本末俱有，可觀其大則但取其本立，又其次則本末皆無足取，猶不失為自守。故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

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

事告之益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參太全子貢問曰五霸士居其列四民士爲之先果何如斯不愧其名而可謂之士矣子曰士以守身爲本亦以適用爲能若其行已也以道義爲本閑凡非義之事皆有恥而不爲是其志有所不爲而本立矣及其出使于四方則剛柔合體一言一動皆足爲國之光而不辱君所以命我之任是其才又可用而足以有爲矣有體有用如此斯可謂之士矣析講不曰立已而曰行已就行上看出一个耻心蓋耻已之不爲聖賢有無限作用在可以以有爲即寓于有所不爲內也與不脣不贅者稍別才足有爲不止使事不辱命特行已有耻之大端故揭言之四方以鄰國言不辱凡威儀進退言辭之盡善皆是不但專對之能也定副其名故曰可謂之士矣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

參序子貢又曰全才不可多得敢問其次于此而可以爲士者子曰士固以才志兼全爲貴然與其志不足當可才不足今有人焉能盡愛敬之定內而宗族則稱其孝焉外而鄉黨則

稱其弟焉此其才有所不足而本

本以立者亦可以爲士之次矣

析講大全朱子曰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而聖人未以爲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于人之國守下夫之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饒氏曰行已自耻是事事不苟且孝弟只是士行中之一端稱孝稱弟以鄉黨宗族見之必真故取以爲據○蒙引孝弟爲仁之本乃由此充去非謂止此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是舉其大而無所不包者所謂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者也亦非止孝弟一節此章所言是只此二者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

亦可以爲次矣

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

參太全子貢又曰孝弟亦難盡者敢問其又次而可以爲士者

子曰言行人之大端與其失之放恣寧可失之拘執今有人焉知言貴信即未必合理而亦必信知行貴果即未必合理而亦必果經經然執其小節堅確不移與太人之變化合宜者有異殆識量淺狹之小人哉然而非惡此與誕漫苟且之人則不可同日語抑亦可以為大矣

折講經經是狀其必信果之貌此人徒守今信果不知隨時順理乃識淺而不能見遠狹而不能容大與太人之不必信果而惟義所在者迥別故曰小人然非守得定亦行已者之所不廢故亦取之太全馮氏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謂之太人惟義所在而不拘執所應者廣也言必信行必果孔子謂之小人確于自守而不可轉移所成者狹也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

也筭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一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

問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參序子貢又問說今之從政而為太夫者何如亦可為士乎子嘆曰噫此斗筭之人鄙細齷齪器量所容幾何本末既無足觀言行亦無可取何足算而數之也

析講太全朱子曰子貢平日雖有皎皎意思這章却是大段平寔渠見有恥不辱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要向平寔處做工夫每問皆下到今之從政却問錯了聖人便與他截斷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見為士之道又曰此章兼志趣才能德行仁守言子路問士則專自人倫交際言翼註斗筭之人主器量容受說蓋他胸中所容受者止有世味更無道德止有俗情更無名節故以斗筭借言

不得章全旨

此夫子為傳道計道純止于一身惟中行可以傳道思狂狷思其可造于中行也必也句虛下一句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狷音絹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志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今參子曰：吾之道中而已矣。中道而行之士，本吾所欲得，以傳道者也。今既不得中行之人而授之以道，然則吾所與者必也其士之狂狷乎？吾之有取于狂狷者，何也？蓋道非委靡者所能勝，而狂者則志氣極高，進而有所為，以取于善道，非卑汚者所能勝，而狷者則節守有餘，知不善之不可為而斷然有所不為也。各就其過不及處而皆加以激勵，裁成之教，即將來之中行也。微斯人，其誰與歸？○析講：太全胡氏曰：道猶路也。故行亦道也。張氏曰：中行謂中道。上行者，○朱子曰：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為又精微有狷者之節又不至過激。此極難得之人。○蒙引：此章言中

行狂狷雖據現在而言其實都是指資上做出前不然知行不過而中行，聖人又何用復傳他道？蓋所云皆是資質如剛毅木訥近仁亦如此。○灼看自見。○二句是就他好處說言其所以有取于狂狷者之意，非謂進取是知之過有所不為是行之過。○必也二字見不是這般人，決然與他不得人情。退托狂者獨進取識高志遠進而取則古人意思想不在尋常叔季之間，但偏于高明少寔地工夫耳。人情無所不為，狷者有所不為，節守精嚴有獨立不變之操，但偏于拘謹少開拓工夫耳。○進取不為本，當只把志極高守有餘說到後來激勵裁抑內方有行不掩知未及意。激勵是鼓其不及，裁抑是損其過。狂狷皆有也。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足處狷者知未及是不足處守有餘是過處如狂者則激勵之使行必副其志，裁抑之使所志必是于所為而不為虛。狷者必激勵之使知必極其守，裁抑之使守固必由于知明而不為隘。蓋必進之于中道而非與其終于狂狷已也。

南人章全旨

此章謂無恒者雖至賢不可為且羞辱不可免以見人決不可無恒也亦寓思有恒意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

夫恆胡登反
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

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泰大全子曰南國之人有言曰夫人立心制行而無恆久之

道則在我者無定守何所用而可雖巫醫賤役亦不可為矣

蓋巫交鬼神而無常則誠意不足而神不之享醫治病疾而

無常則術業不精人何敢寄以生死哉此言誠善夫

析講無恆無常久之心也○周禮春官司巫掌三正之法以辨九

國之吉凶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恆註巫恆巫之有常者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合泰然恆之有無不惟術業係之而榮辱且係之矣易恆卦

九三爻詞人若德行無恆自相違錯不獨內省多疚而外侮

將至人或承之以羞

析講大全朱子曰承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

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

畧通

合泰孔子既引此詞又曰無恆取羞易有明訓而人顧多無

恆者亦不玩此占而已矣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而惕

然知警矣何至于無恆哉

析講爻動則謂之占不玩其占者言不玩此爻詞

也○朱子曰不占而已矣此只是不讀書之意

君子章全旨

此章明君子小人心不同故與人交際亦殊和

同與周比有別周比就愛之廣狹言之和同就與

入是非可否上言和全是以道倡和不相違悖同但欲以意

相狗不相違異和出于公即有所異亦和也如五味各異而

相調為一同出于私即無所異亦同也如同流合污隨聲附

和寃不得謂之和夫子分別言之欲學者察其義微也張南

軒曰和者和于理同者同其私和于理則不苟同同其私則

和寃不得謂之和夫子分別言之欲學者察其義微也張南

不能和極明白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參大全子曰君子小人公私而已君子之心公則視人猶己與物無忤固極其和然惟理是視是非不假而不苟同于小人之私則喜狎昵懷阿比所以常同然各爭利樂忌刻而不能和處乎衆外相似而內定不同如此析講此就君子小人心相合處說與周比就用愛說者不同○大全蔡氏曰不同就在和中看出不和就在同中看出○輔氏曰義有可否故有不同利有爭奪安得而和○朱子曰君子之和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爭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小人反是如韓范富諸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至卒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無不至亦足驗聖言之不可易矣

鄉人章全旨

此章以類字作骨子貢欲稽人于好惡之類惡之同夫子則夾人于好惡之類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奸則必其無可好之實參大全子貢問曰夫人自幼至長知之悉者莫鄉人若也若有一人焉鄉人皆好之何如意其行成名立者乎可謂賢乎子曰未可也恐是同流合污也子貢因皆奸不足恃又轉而問曰鄉人皆惡之何如意其道高毀來者乎可爲賢乎子曰未可也恐是詭世戾俗也蓋鄉人不能皆善則奸惡不能皆當不如各以其類自爲好惡如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己而好之是其志行之美足以取信于君子則有可好之實矣其

不善者以其異乎已而惡之是其立心之直又不
苟同于小人則無卑汚之行矣左可必其為賢也
析講子貢謂皆好之是所為之善合于衆情皆惡之是所為
之善異于流俗皆擬其為賢也兩未可皆謂未可遽信其賢
也子貢之論病在兩個皆字未免專靠鄉人一邊夫子分別
出个善不善來正要他從自己識見上討个明白耳○蔡氏
曰未二句乃夫子答子貢鄉人皆好之皆惡之之問耳非謂
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
其恭不善亦易嘗惡之耶○善不善非對說要把善者之好
參之以不善之惡而人品始定耳玩本文其字自見○王觀
濤曰善者好其同已不善者惡其異已
已合觀之則此一人有善無惡可知

君子章全旨

此章明君子小人有存心待物之
不同全在公私恕刻上分別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以道不說也
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

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去聲
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
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
參序子曰為人上者以一身操用舍喜怒之權人同有任其
勞而事之者亦有投其意而悅之者若夫君子之人易干承
事而難于取悅也何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公則見道不見欲
若阿徇逢迎悅之不以其道必拒而不悅也悅之不亦難乎
及其使人也則以恕心待之隨才器使有長皆可放事之不
亦易乎小人之人難于承事而易于取悅也何也小人之私
而刻私則見欲不見道若悅之雖不以道彼亦忻然而悅
也悅之不亦易乎及其使人也則以刻心待之必求其全備
而後快焉責望無已時事之不亦難乎此用人者一
念之間而相反如此人君選任大臣不可不察也
析講公私就持已說恕刻就待人說兩段各首句是冒各下
四句正詳之君子易事句虛下字方說出公恕字惟心之公正
故不說非道而見說之之難惟心之平恕故器使而見事之
之易小人反是玩而字與及其字俱宜串說勿平對○馮氏

曰君子小人蓋指當時之得政者而言輔氏曰君子悅人之順理小人悅人之順己君子貴重人才隨才器使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此章明君子小人處己之不同泰驕在氣象上看迹相似而寔不同故夫子辨之其所以不同者根心之循理逞欲來蔡氏曰泰驕俱有充然自足氣象然細看自不同○泰是有道德者氣象驕是負才勢者氣象泰主自得驕主傲物

君子章全旨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泰大全子曰君子小人之氣象皆根內而形外者也但自其安然自得者言之則為泰自其侈然自肆者言之則為驕二者不可同日語也君子惟理是循不愧不怍無入不自得故外常舒泰而不是矜己傲物或涉于驕肆小人惟欲是逞志盈氣溢恒以之自誇故外常驕矜而不是從容不迫有得于舒泰其存心異故氣象不同如此析講大全張氏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盈而氣盛驕則

剛毅章全旨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何由泰泰奚驕之有然不驕矣而未能泰者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猶未免乎拘迫也陳新安曰此以泰與驕對言則泰者驕之反本乎循理而安舒太學以泰與驕合言則泰亦驕之類根乎逞欲而侈肆各隨其直觀之可也此示人當全天資以求仁無私欲而有德仁也剛毅則不屈于物欲心常存而不放仁也木訥則不至于外馳天資已近乎仁可不因是而加功乎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合參子曰仁雖人心所固有而亦不能不拘于氣質之偏若夫剛而氣質堅強毅而氣秉堅忍木而容貌質樸訥而言語遲鈍四者之資質為近乎仁蓋仁無欲而剛毅則不屈于欲仁在內而木訥則不馳于外豈不與仁相近乎由是質而充之以學則可以與仁為一矣析講聖人之意乃是言如此之人于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寔下求仁工夫以求至乎仁也○蒙引剛就體上說毅

就用上說木就容貌上說訥就言語上說四者之質于本真俱不受傷各近仁非兼備而後近也近不是自此至彼之謂只是資質用事未加涵養自有不足處故此曰近若說到涵養究竟處便直謂之仁不謂之剛毅木訥矣○毅是耐久與剛有別

子路章全旨

此言士貴全養而又各善其施見造就子路之意因其行行故告以切切一段因其無所取裁故告以明友兄弟一段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惇惇

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惇惇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惇惇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乘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參蒙引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士之質性貴于中和必其人已相投之際切切如情意之懇到惇惇如詔告之詳勉而又怡怡如一團和氣之可拘其氣象如此非酒養

有素而化其氣質之偏者不能可謂之士矣然此三者皆不可闕而其所施則不可混于朋友則規過勸善切切惇惇無有善柔之損于兄弟則式好無尤怡怡然無賊恩之禍益朋友以義合兄弟以恩合恩義兼盡而施之各當士之爲道何以加此

析講子路勇者也勇則氣浮未能切切踈畧未能惇惇亢直未能怡怡故曰皆子路所不足○切切三者情意言論容色俱就接人上說如字管上三件此便是剛柔相濟中和不偏而士之能變化氣質涵養德性者不是過矣然只是泛言有恩義朋友二句則別言恩義之所施朋友非全無恩但主于義耳兄弟非全無義但主于恩耳亦是偶舉朋友兄弟言之非二倫之外即用不着如此氣象也須看得圓活○饒氏曰切切惇惇怡怡如也只是一句見士之爲士其氣象當如此下又分別其義見養成德性觸境自宜此真所謂士也訓此意在言外

善人章全旨

此夫子深與善人之化非專爲即我而發蓋舉一件極難的事以見善教之得民耳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三月三年百年一世太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參存疑子曰善人之道慈愛惻怛原足以固結民心其于民也教之孝弟忠信之行以養其性教之務農以厚其身教之講武以熟其藝大約積之七年民知親其上死其長一旦有事亦可以從事于行陣而即戎矣善人教民之效約累如此析講饒氏曰善人即為邦百年之善人天資好善之人也蔡氏曰善人教民雖兼本末而言大意只是教他為善教至七年之久民亦為善所感自能親上死長故可即戎○胡雲峰曰教民本非為即戎而設教之深亦可以即戎矣馮厚齋曰古之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雖不如士之詳而七年亦教成之節也○可以即戎是論理如此非限定七年即戎也善人二字見與兵家威強狙詐者不同○教民纔可即戎是聖人重言兵之意○重在親上死長而兼生養素厚武備素嫻意

以不章全旨

此甚言不教之失以見民之不可不教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參序子曰戰者危事若平日不嘗教民以孝弟忠信務農講武而遽用之戰則不能有勇知方適足以殺其軀而已是謂自棄其民也

析講太全張氏曰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之知有親上死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使之知司馬法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章全旨

此章註意重有道邊憲不患守不足而患才不足故告之如此然只平平對說而默寓輕重以不激勵原憲之意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各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

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泰蒙引憲問世間何事最可恥。夫子欲因其有守而進之以有爲也。曰士君子立身天地間。貴乎有守。又貴乎有爲而已。若邦有道不能爲。而但知食君之穀。雖非枉道。未免素餐耻也。邦無道不能卷懷而猶然食君之穀。則徒食位而不能獨善耻也。人未有不自有守而有爲者也。亦未有不有爲而徒守者也。憲勉之。

析講朱子曰穀之一字有食祿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穀。畧無建明。豈不可恥。○意重有道邊見得有道而不能有爲。只小廉曲謹濟不得甚事也。○按大戴禮原憲宋人字子思。孔子卒後退隱于衛。

克伐章全宣

此章見仁不在制私而在無私。當玩註中有無二字。無私之謂仁。有私而制之不行。還未得爲仁。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此章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令參憲又問。人心平虛而物欲蔽之。則私出焉。如克伐怨欲四者皆心之私。而爲仁之病也。能知其病而禁之不行焉。私念既遏。天理自存。意其可以爲仁矣。

析講克伐是氣盈者因己之所有而生。怨欲是氣歉者因己之所無而生。○不行是逐念強制爲仁矣。是信其仁故不曰平而曰矣。此雖憲以其所能而問。還宜泛說。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理。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參淺說子曰常人之情。有克伐怨欲之心萌于中。則必行。

之于外而不能以自制今能制之使不得行非有定守者不能可以為難矣若遂謂之仁則吾不知也蓋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非制之不行也

析講大全胡氏曰克伐怨皆生于欲仁者純乎天理而無欲者也無欲則自然無克伐矣顏子私欲淨盡可以為仁憲之力制其欲可以為難○朱子曰若只是遏在胸中不行畢竟有這物在裏纔說無便是令下掃去不容他在裏若剗草而連其根剗去也○好勝而有上入之心謂之克矜夸而有自滿之念謂之伐怨恨不平謂之怨貪求無厭謂之欲四者合來總是个私心不行者禁止遏抑使不形于外也可以為難只就人情易溺于私而此能力制其私上說大凡欲根在內而強以制之防檢少疎則依舊竊發如以石壓草石去則草復生矣與仁之無私而不待于制者自別故曰可以為云云吾不知句須講得含蓄若太明白便是不得為仁了艾千子曰不行克伐怨欲緣何斷他是強制要看本原處如何若其不行出于自然便是仁若出于勉強便未仁而其自勉與否未可知則仁與否亦未可知也不知是未定之詞○克已于平且則勝得私倒故禮復而可為仁不行則一時強制未有

克已工夫則此私猶伏于內而不可以為仁○蔡氏曰不行與四勿不同四勿是心主于禮非禮則勿之不行是欲根未我只是已發而後禁豈仁者廓然無私的心體

士而章全旨

此章見為士者當心無所累不足為士只就懷居上斷之不必推開說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蔡太全子曰為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干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便是利心不循理之安而惟徇情之安則于義所當為者必不能知所從矣內則損

德外則廢業是尚足以為士矣哉

析講蔡氏曰不求理之安而徇情之安是亦常人而已何足為士○大全胡氏曰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樂天相反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着其樂也大懷居者戀其身之所便以為安有所執着其累也大○意所便安處如宮室器用之美聲色貨利之私皆是

邦有章全旨

此章概論君子處世之道制行無時而不危見君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孫

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參太全子曰君子道與時宜如邦有道君明臣良時可以遂其直也則危言焉明是非辨邪正言人所不敢言危行焉嚴取與潔去就行人所不敢行非固欲危其言行也直道而已如邦無道君闇臣諂時不可以遂其直也則危行焉行以待身終無可變之理至于言以應物則或有當孫之時非阿諛以從俗也遠害而已

析講南軒張氏曰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介然守道不徇于世自世人視之則見其高特耳吳氏曰言孫非失其正也特少致委曲如孔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耳存疑云此為不居官者言若為諫臣且說不得言孫不得其言惟有去而已矣○饒雙峰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

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孫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危非過激只是理當如此孫非有心避禍但剛以柔用不盡露其危耳亦是理當如此

有德章全旨

此章之意見內得以兼外外不得以信內欲修身者知所重而不徒求之計勇欲觀人者知所尚而不以計勇信德仁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

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參蒙引子曰理之有得為德有德者義理積中雖沉默不露其言而當夫建議之時自然英華發外而順理成章吾知其必有言矣若夫徒有言者則言論未必皆出于衷衷或是个便辟口佞底人未可知不必有德也心之無私為仁仁者中

無私累雖醇厚不露其勇而當夫任事之時自然見義能爲
正氣無阻吾知其必有勇矣若夫徒有勇者則果敢未必
于正理或是血氣之強發出來未可知不必有
仁也蓋由本可以兼末而由末不可以信本也
析講天下惟本諸心者可以必而德與仁皆在心其可必者
非必之言勇必之德與仁也胡氏曰便俟口給無德之言也
血氣之強非仁義之勇也二或字正點一不必字○有德必
有言如顏閔善言德行是已仁必有勇所謂無慾則剛是已
○按夫子本重德仁抑言勇但扶起言勇作用人說者定肯
正肯○兩必有最可味無言亦言無勇亦勇也兩不必是活
說有無不可知不是決
言其無要玩註二或字

南宮章全旨

此見聖賢同上尚德之意適以德與力並問
夫子祇美其尚德而抑力伸德之意自可見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
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

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請
皋五報反盪土浪

反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
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夏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
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
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
适之意蓋以羿羿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
故孔子不答然冠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
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參集解南宮适問于孔子曰嘗聞有窮國之君名羿者善射
寒浞所殺羿即爲夏后少康所誅此二子者強力如此而
不得其死所有然禹盡力于溝洫稷播百穀勤勞躬稼如此
而禹受舜禪稷之後至文武王業成皆有天下興亡得失之
故果安在哉适意欲以羿羿比當時有權力者以禹稷比孔
子而謂力不可恃而德有可尚也夫子以興亡之理可信而
興亡之數不可必故不答南宮适亦會意而出子乃嘆美之
曰适意在賤不義而貴有德即其言而觀其行君子哉其若

人平何人品之高也。即其言而察其心，尚德哉其若人。平何心術之正也。豈隨今時為趨向者所可比哉。

析講蔡氏曰：「適之意在抑力，伸德。」然以事應之，成敗禍福為言，則世亦有未必然者。夫子既難據以為定論，若辨其未必然，又非平日細力重德之意，故付之一默，俟其出而贊美之。君子之心自是尚德，贊其品而原其心，聖賢同一尚德之思也。夫子不答，亦以尚力者亡，尚德者王理之自然，無復可贊一詞，非嫌于傷時忌于自任之意。南宮适亦深會夫子之意，不再問耳。出之意即不答之意。禹平水土，所以為播種之地，稷播種，所以成禹平水土之功，故皆曰躬稼。那疏辨荒窮右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通義白雲：許氏曰：「夏都河北，安邑太康渡河而畋，十旬弗反，并拒之于河南，而自王夏，故都河北之地太康崩于河南，弟仲康立，十二歲崩，子相立，羿恃其射不修民事，其臣寒浞使逢蒙射殺羿，因羿之室生澆及豷，而自立，后相二十八歲浞使澆弑之，遂滅夏，相之后名緡，逃歸，有仍，仍父母之國也。明年生少康，少康四十歲，舊臣共立之，而滅寒浞及澆豷。」

君子章全旨

此章是勉君子而懲小人，見全仁之難也。此不仁與仁字俱以一念言，不以全體言。觀君子猶有偶失，則宜防之嚴，小人必無偶得，則宜反之亟。此是立言本旨。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參溪說：「子曰：『仁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少有間斷，便是『不仁』。如『君子志于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而答或』，不仁者有之矣。若夫小人則本心已亡，縱天理有復萌之時，亦不勝私欲之蔽，固未有能仁者也。」

析講太全陳氏曰：「此君子小人指心術邪正言。仁以心德言，有矣夫，是想像憶度之謂，不得泥定。此是夫子提醒人語，正所為危微之辨，未有二字是決詞，不欲開依附之門，使小人有藉以自飾也。」

愛之章全旨

此為世之知忠愛而不知所以行忠愛者發。忠愛以心言，勞誨以事言，能勿二字見理，所當然勢所不得不然，所以教天下之為忠愛者，道不出此。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參序子曰：父之于子，未有不愛；果愛之矣，則不以庸愚待其子，必以賢智待其子，凡所為責成與戒敗者，一出于勞。雖欲姑息而勿勞也，愛之心將能已乎？臣之于君，無不當忠，果以忠焉，則不以中主望其君，必以聖明望其君，凡所以陳善與閉邪者，一出于誨。雖欲承順而勿誨也，忠之心將能已乎？為父與臣者，各盡平道而為子與君者，各體其情，可已。析講示人以愛子忠君之則，是正意而予之善體其勞，君之善納其誨，意亦宜補出。輔慶源曰：愛焉而自不能不勞，以成之忠焉而自不能不誨，以益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為而為者也。觀慈父之於子，忠臣之於君，則可見矣。按：愛之忠焉一字作一讀，即下能勿勞誨乎俱有力。

為命章全旨

此即鄭國辭命之善而見用人之效，亦以明四子體國之公也。

子曰為命裨諶帥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

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諶之反，諶時林反。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義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于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參存疑子曰：國之有辭命所以講信修睦而交鄰國者也。尤鄭以小事大其為命尤不可苟矣。鄭之為命也以裨諶善謀則使為草藁而創立規模大意，然意思恐無斷據也。以世叔博聞則使之討究典故以求其合論講義理以求其當。然詞意恐未停當也。以行人子羽善筆削則使之修之以去其太繁飾之以添其太簡。然文采或未可觀也。惟東里子產當國

者也。又從而潤色之，易其句讀，字面化陳而新，易俚而雅，而辭命乃成焉。夫一辭命也，鄭能用四子之長，而四子亦各效其長，此應對鮮有敗事也。

析講洪氏曰：四子者，求辭命之善耳，不有其已也。○為命提起四之字，皆指辭命。辭命有國重事，所以交鄰事大，解紛息爭者，皆係于此。討論其草創修飾，其討論潤色，其修飾逐句相推下去，要見各盡所長，意神謀野，有獲素善造謀，故任以草創，世叔美秀而文，熟于典故，故任以討論。子羽即四國而辨大夫者，善于詞令而能約其中，故任以修飾。子產當國，凡事皆受其成，且博學洽聞，以文學稱，故任以潤色。夫一辭命而成于四賢之手，可見鄭之能盡衆長，而四子之同心體國，亦可概見矣。○左傳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諸侯。是以鮮有敗事，通義仁山金氏曰：按左傳所記，與此章相先後，當以夫子之言為序，但左傳首以為子產擇能者得之。

或問章全旨

此章見聖人評論人品，褒貶各無所私意，三皮隨問隨答，原無關係，以各肖其人，以應而以一字寓褒貶之意，即見鄭有子產楚有子西齊有管仲，當時春秋以為人物巨擘，故或人舉以為問。夫子于子產則稱其心于管仲則稱其功，不沒人之善也。于子西則外之而不數其失之何如，不揚人之惡也。蓋聖人于褒貶中而寓忠厚之意者如此。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

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參序或問子產之為人子曰子產之

德澤歌頌于國乃惠愛斯民之人也

析講大全胡氏曰：子產之惠夫子指其心而言之，孟子惠而不知為政以其乘輿一事言之，而其愛人之心固可知矣。

○惠人不作愛民字看，蓋惠愛其民之人也。子產之政，則主乎愛，蓋欲用猛以濟寬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主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主之號昭主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入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析講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主昭主弱子西長而好善昭主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國有外援謂秦不可潰也王有嫡嗣不可亂也敗親速仇將不立王秦亂嗣不祥我受其名惡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主○定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國大惕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于是都遷于雒而紀改其政以定楚國○**大全**蔡氏曰彼哉彼哉殆有不足置褒貶也者僭王改紀何暇深論劉上玉云彼哉彼哉猶云他麼他麼吾不知道也○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駟夏未嘗富國無大可稱宜申亂謀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問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麟士**云夫子非以已私外之集註提此見其不知人不為國進大才耳○白公勝之亂殺子西而舉惠主則在孔

子卒之後故曰其後益引其終以証孔子之言也○孔子卒于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白公亂于是年六月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苟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聚乎其未有聞也

泰序問管仲子曰斯人也功足以服人者也仲相桓公桓公以其有功而奪其大夫伯氏所食之駢邑三百戶以予仲伯氏後來窮約飯疏食至于沒齒曾無怨言此自知已罪之當黜而心服仲功故如此觀此而所為管仲可知矣析講**大全**朱子曰集註猶言此人也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恐管仲也未盡得○馮氏曰駢邑

三百伯氏食邑三百家也饒雙峰曰此篇凡說管仲夫子每護之孟子排管仲皆是我時而然夫子之時人不知有王仲尊王亦大有功夫子所以護之孟子之時天下皆知尊伯術而賤王道孟子恐功利之說熾故于桓文管晏一切抑之許之外之各有頭項不可于子產又說他短處于西守又說他長處

貧而章全旨

此就常情事勢上言知其難則當以告之知其易豈可更于易處失守乎重上句不可與三句平對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富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合泰子曰人情處貧乏之境多所怨恨乃能處之泰然畧無怨尤之心此非安于義命而有定見定守者不能也此定人

之所難人情處豐富之境好生驕逸然在稍知義理者便能安分自守其恬以處之而不至驕肆者猶為人之所易也

常情如此所當勉其難而無忽其易也析講怨不但失于外一毫有所不平中皆怨也故貧而無

樂則心廣體胖非意識心正身修者不能及此意本饒氏○江熙云顏淵無怨不可及也子貢不驕猶以能也

孟公章全旨

此夫子隱諷公綽在職不稱亦以傷魯用人之失通章當玩二為字綽本大夫而曰為趙魏老則優其不優于大夫可知矣綽本曾大夫而曰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其不可為魯大夫益明矣重下句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太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各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任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參大全子曰人之材器各有所宜如孟公綽之為人也以之為家老雖趙魏等卿家大如此然無諸侯之事官守之責苟能正已養望則居其位而無愧彼固為之有餘矣若以之為大夫雖是滕薛小國其政亦煩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非

有治煩理劇之材則不足以勝其任彼亦不可為也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于才者故用人者貴因材而器使之也析講存疑重人分明說是不可為魯大夫却不直說而說勝薛且不說他短先寬他長處而帶個短說多少婉轉妙處○註中國小政繁非為國小故事繁言雖國小事亦繁見大夫難為公綽不稱也否則國大事倒簡倒可為不成陳新安曰惟其廉靜寡欲所以優為趙魏老惟其短于才所以不可為勝薛大夫○量註看來只以才望二字作骨廉靜寡欲是有雅望却無政才為趙魏老以望為重只要他廉足以風食靜足以鎮躁雖無才亦可為若勝薛大夫內撫百姓之凋敝外應強大之征繕非才不能任故一優一不可為○公綽為魯大夫想不稱職故夫子云然

子路章全旨

上節告子路以人道之全下節告子路以人道之重子路中和不足而忠信有餘成人其可進矣故兩語以成人之道即其所已能者而進之以所未及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

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

成人矣

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乾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使駁雜之蔽而其為入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衆大全子路問成人之道子曰凡人之資稟偏而有疵則不能成若臧武仲之明智公綽之不貪欲卞莊子之強勇冉求之多材藝此四子之長各有所偏故必兼四子之長四者相資猶未足以合乎道又必須文之以禮樂禮以節之去其過中失正之偏而歸于至當樂以和之去其乖戾矯激之病而協于和平則才全德備渾然粹然以為成人亦已可矣

析講成人言人道完全不虧人也若字甚活言若此等之人

文之以禮樂亦字正與若字相呼應借四子說个樣子只欲進之以禮樂耳○自雲峰曰公綽之不欲只是德而其才未全武仲之智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只是才而其德未備皆有一善成名之迹至于武仲之要君公綽之不可為大夫莊子輕死敵而不終于孝冉求為季氏聚斂皆有偏倚駁雜之蔽非文之以禮樂固未見其渾然粹然也○蓋四子之長意輕重在文之以禮樂上文則四者軍全無迹無智名無勇功無廉能無藝迹是性體上用涵養工夫不是氣質用惠故曰文文之以禮樂全在心上做工夫涵養陶鑄將四者造到中節無偏倚處是文以禮將四者造到雍和無乖戾處是文以樂更知禮樂不在四者外文不在禮樂外○蔡氏曰此就兼人處點化子路見徒勇不足論即兼四子之長尤必文之以禮樂使智廉勇藝做到中節而無偏倚從容純粹而無駁雜然後乃為成德之人爾文之文字指節字和字集註文見乎外是死字然亦由文之文字而生○武仲名統又仲之孫宣叔之子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荀子齊人伐魯忌下莊子不敢過下又史記莊子力能刺虎朱子曰莊子事見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闕三獲甲首以獻

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註知是窮理四句不要說到盡好處為下有文之以禮樂在文見乎外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也○樂字較禮字難明朱子註孟子樂之寔樂字云和順從容無所勉強正可于此用之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已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不久要誓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寔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

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參達說予曰夫所謂成人者固在于兼有衆善而無一疵之
累矣然居今之世而以成人名者豈必衆美之兼備若是乎
惟能見利思義而臨財無苟得見危授命而臨難無苟免與
入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終始而不變有是忠信之實雖其才
智禮樂有所未備而大本不虧視世之趨利避害而有言不
踐者大有間也亦可以爲成人之次矣由此
成人而進之則成人可及矣由也其勉之哉
析講忠信只是下个寔心思義則忠信見于取與之際授命
則忠信見于死生之際久要則忠信見于然諾之際雖才智
禮樂未備而大本已立故亦可爲成人○蒙引才智未備是
欠了武仲之智冉求之藝禮樂未備是欠了文之以禮樂一
句○忠信之寔三句總言之不可分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
約之久便是平生曾有此言到今時移事變了却耿耿在心
不食其言也○上亦可以爲成人對聖人而言下亦可以爲
成人對上文而言○大全張氏曰三者雖未有過人之才而
亦教篤忠信之人故在今日論之亦
可以爲成人此亦思在循之意也

子問章全旨

此章見時中之難上節因人之舉文子而問之欲
人知過情之非中下節因過與文子而疑之欲人
知中行之不易蔡氏曰此
亦見聖人衆好必察之意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
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
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森序昔公叔文子人以不言不笑不取稱之夫子疑而問于
公明賈曰信乎爾之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子衛人也當必
得之聞見而知之真矣夫子此問
蓋疑其過乎中而不近人情也
析講新安陳氏曰不言笑見其靜不取
見其廉○信乎一問深有核寔之思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

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
參大全公明賈對曰以此相告者過也此不近人情之論也蓋多言者人必厭其言吾夫子平日時當言然後言人皆不厭其言雖言而寔若不言也苟笑者人必厭其笑吾夫子樂當笑然後笑人皆不厭其笑雖笑而寔若不言也貪取者人必厭其取吾夫子義當取然後取人皆不厭其取雖取而寔若不取也故人以以此稱之耳然人之稱文子者矯乎人情者也則固過矣賈之稱文子者協乎時中者也則尤過矣故夫子疑其詞曰據爾所言爾夫子其果能然自我思之爾夫子之言笑取豈其果能然乎吾未敢必也不直斥其不然而亦不輕信其然可以見夫子忠厚之意是非之公矣

析講不言不笑不取只是二偏之行凡氣質好者亦能之時言樂笑義取則是時中之行非學問充足義精仁熟者不能故夫子疑之然此等俱是其然上面語意須不涉正言其非方得夫子渾融口氣○問夫子疑之何也朱子曰吳氏云文子請享靈公史鮒曰子富君貪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其字是猜度之詞然如是也言果是如是乎以我觀之豈能便如此乎總是疑詞勿斷若單出其然句則云據子之言文子爲人是如此庶不犯下句

臧武仲全旨

此未子誅武仲無君之心首一句是案下二句是斷武仲據防求後分明是要君是事不如此而意則如此寔有可誅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

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臣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奸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里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是要之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合參子曰武仲得罪奔邾則立後與否魯君主之非仲所得專也如謂先人不可失祀則歸于魯以身請之可也不然待罪于邾以詞請之可也乃先以防自據使人求為立後于魯君以示若未從其請則將據邑以叛此挾君以不得不從之意雖曰彼未嘗以防為言不是要君吾不信也按迹誅心武仲亦何所逃罪耶

析講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為賢故夫子正之○要君全在以字上見請後可也以防而請全是魯君以不得不從之勢○雖曰是說詞不信是斷詞玩此二句似當時之人但曉得他卑詞請後而不知其意之有所挾故夫子闡之以明臣子之于君父不可以不順所以正天下之大法也○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紇紇立之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孟莊子疾豐與之謂公鉏苟立則紇非子之讎仇紇氏孟孫季公鉏奉廟立之

之謂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季氏不信臧孫聞之戒備而氏將辟藉除道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之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賈臧為出在鑄國各一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佞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講苟守先祀無廢二勲與宣叔也敢不避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

晉人章全旨

此夫子發桓文之隱也正誦人不知處即是隱人知二公霸諸侯之事同而不知其處事之有正誦故發之正誦以事言不以心言言心則皆不正也○木全陳氏曰二公心皆不正論其事則彼善于此桓僅優于文耳論其心晉文固誦齊桓亦非純乎正者

子曰晉文公誦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誦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誦說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

陰謀以取勝其誦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意

參達說子曰五霸迭興桓文為盛雖其以力假仁心術同歸于不正然其行事之間猶有彼善于此者嘗見晉文公所行之事大抵踪跡暗昧而陰謀取勝者居多如楚圍宋也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楚釋宋也則復曹衛以攜二國之交至于溫之會則以臣而召君于翟泉之盟則以下而陵上其殆誦而不正也又嘗見夫齊桓公所行之事大抵舉動光明而不由詭道者居多如楚未服也則問王祭不供而責尊王以義楚既服也則退師召陵而待楚使以禮至于葵丘之會則明王者之大禁首止之盟則定世子之大法其循正而不譎也桓公以事之正而飾其心之私文公以心之偽而濟其事之詭雖功罪同而優劣必有分矣

析講蔡氏曰孔子所謂正而不譎者對晉文言也朱子所謂心皆不正者對王者言也○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

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初晉侯出亡宋襄公贈馬二十乘至是叛楚即晉楚子玉子西師師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日報施救惠取威定伯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未免矣○晉侯侵曹伐衛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子玉使宛卷告于晉侯曰請復衛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侯從先軫之言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齊氏曰二公之伯皆以勝楚楚罪莫大于僭王僭夏孔子為春秋書齊曰侵蔡蔡潰遂伐楚而于晉僅書曰及楚戰于城濮則晉之有功于聲罪致討也亦已著矣

桓公章全自

子路責管仲之不死是在心術上論他的仁夫子說他留不死之身利賴生民有益于天下是在功

業上見得仁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

未仁乎

糾居煦反
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糾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求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

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參序子路問于夫子曰人臣之事君也死生以之管仲召忽皆相乎子糾者也桓公使魯殺公子糾召忽使之可謂殺身以成仁矣而管仲獨不死則其忘君事仇忍心害理甚矣以由言之管仲未得為仁矣乎

析講大全朱子曰召忽之失在輔糾以爭國而不在于死管仲之得在在合之功而不在于不死仲之可死不死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耳○蔡氏曰太子稱仲之仁雖就澤被天下說亦是不必死而又有功故仁之耳若必當死而有功豈得遽以仁許之須要善看耳○開集註忍心害理是殘忍之忍否朱子曰傷其惻隱之心便是忍心如所謂無求生以害仁為仁便是忍心也○程子曰桓兄糾弟襄公死桓當立春秋

書桓則曰齊小白言實有齊國也子糾則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也○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太子襄公糾之二人因作亂遂殺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忽也請受而甘心焉言欲戮子糾于生實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言脫之歸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僎言管仲治理之沐使相可也公從之○附錄呂氏春秋鮑叔牙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召忽曰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佐公子糾也管仲曰國人惡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未可知故令鮑叔傳公子小白管召居公子糾所○管子齊侯請管召魯束縛管召以與齊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殺吾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

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伯諸侯
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
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
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誅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
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參太全子曰子以仲不死為未仁孰知其不死相桓有仁之
功乎當周室衰而夷狄橫也桓公九合諸侯攘夷狄尊周室
三以信義服人而不以兵車之威皆管仲善謀之力也夫不
假威力無所殺傷則利澤及人是亦仁者之功故矣孰有如
其仁者乎孰有如其仁者乎殆未可
以不死子糾之一節而迷病之也

析講朱子曰九之為糾展喜之詞而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証
也說者直以為九合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于九則又因
糾以兵車而為之說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可謂

矣○仁之一字以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
若言其功則推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其德
之如何也○蒙引子路之疑者記其過而忘其功夫子之取
者錄其功而不計其過蓋其過小其功大也至于忘君事仇
一節則夫子姑置不論初未嘗為解釋也下章之論亦如此
○不以兵車最重如其仁就承他說今以春秋考之自伐楚
之後只有伐鄭伐比戎一二舉而已其餘皆會盟也桓公伐
楚伐北戎之類固以兵車而其糾合諸侯何嘗以兵車全是
以大義驅之太信一之也

子貢章全旨

子貢責仲重在又相夫子即就相桓明其功業之
大以見其仁末節反言正明相桓之為大功死糾
之為小節以見其無害于仁非分釋上文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

又相之

與平聲
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合參子貢曰管仲其卒非仁者與公子糾仇所始事之君也

相公殺公子糾則桓公乃仲之仇也仲不能死則亦已矣乃又事桓公而相之忘君事仇忍心害理仁者固如是乎析諸慶源輔氏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于召忽之死而以管仲之不死為未仁子貢智者也故以仲之不死為猶可而其相桓公為已甚而非仁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髮寄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參存疑子貢罪管仲重在又相之故聖人先承其又相之言而解之曰子以管仲相桓公為非仁豈知其相桓公有大功乎周自東遷王室微而夷狄橫天下不正甚矣管仲之相桓公也經營四十年之國政遂以其君伯長諸侯尊周室攘夷狄天下之亂于是正不惟當時賴之民至于今猶受其匡正之賜而相安于禮樂衣冠之盛當時若微管仲則中國皆淪于夷狄吾如今其亦被髮左衽矣管仲相桓公有大功如此

析諸大全朱子曰聖人論人功過即不相掩當是之時楚之勢最峻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夷狄故云○霸諸侯是為諸侯之長會盟征伐俱聽他命令○朱公遷曰管仲之仁未嘗有本領工夫故與聖門之仁不同○仲之功只在匡天下到今句又承言之夫子許其功正許其為仁者之功也尊攘平看玩一匡皆所以正天下可見一匡天下如蔡丘一會而君臣之分以正凡以下陵上者始知所懼矣召陵一師而華夏之界以嚴凡以夷謀夏者始知所微矣無仲則下陵上夷犯夏各分掃地禮樂崩弛中國胥而為夷狄故曰吾其云云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明此文莫字上有入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是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

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凡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衆存疑然則管仲之不死也意蓋有在矣不死而桓桓則功在天下名傳後世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說也執一己之小信小有忿激遂忘遠圖自經于溝瀆之中而天下後世之人竟莫之或知也仲之不死乃所圖者大而不爲此匹夫匹婦之見也賜亦錄其相桓之功而可哉析講莫之知只見得死而無益不重聲名上○小信與大功相形說本節不指召忽言○子路疑管仲之未仁正在不死太子詐其仁則可以無死之意在其中子貢疑管仲非仁者雖輕在不死而重在又相之畢竟兩有疑焉故夫子稱其功以明相桓之有益不責其死以明不死之無害○楊子常曰按此兩章問答兩賢一責死一責相夫子一取不取以爲車六取一匡天下義各有別官外見得仲一人不死而所濟人甚多仲一身不正而所正甚大世解頗似混雜

公叔章全旨

此章見得薦賢固難忘分以薦賢尤難夫子于其既謚之後聞其常有此薦賢之美事故稱此一事而謂可以無愧于文之謚耳只極取其事非解謚法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稱其薦賢之美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僕士免反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爲公朝之臣也參序公叔文子之家臣後爲大夫各僕者與文子同升諸公朝而並列焉以文子因其賢而薦之也是但知以入事君之義而不知家臣僇已之嫌文子之賢有如此者析講曰臣曰同升見忘分以薦賢意理所當薦而薦之則順理而成章矣故曰可以爲文○馮厚齋曰謚文子初不爲薦其臣僕同升諸朝而謂之文也夫子稱其可以爲文有以見文子之不媿其謚耳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又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

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

參序夫子于文子既沒之後聞其有薦僕之事而補之曰文美謚也文子能忘分薦賢其所為如世亦可以為文矣于謚何媿哉

析講文子得謚為文衛人曾無議及此者夫子特為拈出言只此一事便無愧于文矣此極其許可之詞不止此也文子之文姑取一事而言○太全饒氏曰如孔文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却是正說所以為文之義○蒙引順理成章四字不作平說言順理而有可觀也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孔子意不在此只是順理而成章之意看註中亦字自見○存疑薦賢建國家之大事人臣之盛節故文仲不薦柳下惠聖人譏其竊位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

我謂夫子貞惠文子

子言章全直

此章見用人所係之重言外有諷康子用人當各當其才之意上節夫如是是指無道下節夫如是是指用人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

不密

夫音扶喪去聲

喪失位也

參序夫子嘗言及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

問曰夫其無道果有如是奚而不喪其位

析講蒙引大槩謂其彙倫不敘綱紀不張也此一句如孟子道性善一般皆大約之詞也故康子承之曰夫如是此三字有所指不止是無道二字○喪失位也與亡國不同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密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

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參大全子曰靈公用人之節猶有可觀仲叔圍長子言諸者也則用之治賓客以主禴祀烝嘗之典王孫賈長子武事者也則用之治軍旅以主簡練訓教之事治賓客得人則朝聘往來無失禮于鄰國而不至落費治宗廟得人則邊豆靜嘉牲牲肥腍而神人胥悅治軍旅得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三者皆國之大本夫皆得其人如是又奚其喪夫無道而能用人猶可以保國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者乎析講東陽許氏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若此不以其所短而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仲叔圍三句主衛靈公用人言不主三才之言

其言章全旨

此將不作二字激發人必為之志與謹言敏行等意無涉○不是要人緘口結舌只要人竭心去做事以免此內愧

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慚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令參子曰凡人有必為之志則必自度其能否而後言吾所言者皆吾所能行而為之也易矣如其敢為大言自許太過初無愧作之心若人者即其發言之時已無必為之志欲為之而踐其言豈不難哉析講麟士云要見是斷之詞○難處就不作時知之不待試之事為也

陳成章全旨

孔子請註稟然正君臣之義若云信以正魯及小序陳成子弑其君簡公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序陳成子弑其君簡公

析講陳敬仲奔齊以陳氏為田氏田乞事齊景公施德于民盡得齊衆心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陳成子成子與闕止俱相簡公常心害闕止田氏疏族田約事闕止有寵止言于豹曰吾欲盡滅田氏以豹代田宗豹謂田氏曰闕止將誅田氏

田氏弗先禍必及矣田常于是殺闕止簡公出奔田常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弑簡公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

之朝音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參序孔子時雖告老乃齊戒沐浴而朝以告于哀公曰陳恆弑其君此人倫之大變雖齊國之亂賊寔天下之首惡也况我魯義在鄰國請與兵以討之蓋欲以討賊之權與魯而伸大義于天下也

析講翼註沐浴而朝不敢輕其事也曰陳恆弑大賊也曰弑君彰大惡也曰請討正大義也

公曰告夫三子

扶音夫下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參序時政逮大夫征討之權哀公不得自專使孔子以汝為告夫三子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

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邪

參集解孔子出而自言曰君臣大倫誅賊大義所係至重以吾嘗從大夫之後當與謀國或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也我禮當告君君不賞告三子乃不自命三子而使告我往曰告夫三子者其謂之何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

○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判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憤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參大全夫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各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孔子以君命之重也由是一往以告焉而三子果以爲不可因復正言之曰君臣大倫討賊大義所係至重以吾從大夫之後當與謀國政故不敢不告于三子耳告而不可吾何能以強之哉噫其所以警夫三子者深矣
析講厚齋馮氏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陳恆之事蓋有所傷感焉而魯之事不可爲矣○兩以吾從大夫之後一是一皆後說一是當面說一以吾爲大夫且不敢不告而況君乎一以吾爲告老之大夫且不敢不告而況在位之大夫乎一是一嘆詞一是一警詞兩不敢字俱要發得敬以見

不敢養好不敢縱惡故不敢不告

子路章全旨

此章見純臣之心勿欺與犯無甚輕重還以勿欺作主犯則犯勿欺說出所謂忠以行直是也勿欺而犯對看用說勿欺就平且言犯之專指諫諍言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參序子路問事君之道子曰事君以誠而且直爲道平日本之以忠君愛國之誠心凡進言宣力必內以盡其心外以盡其分不可有一毫欺罔之念也而君或未向道志仁必犯顏敢諫雖觸君之怒不恤也事君之道盡于此矣

析講人臣雖有勿欺之忠到盡言處若些須有顧忌畏怯則于誠處尚有缺非所以成君德也故有勿欺而犯顏之本立有犯顏而勿欺之寔見若只說勿欺便去犯則自恃其無他翹君沾直即此便是欺了○勿欺兼所言所行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知無不爲爲無不力始可云無欺犯專主諫諍說○大全饒氏曰勿欺泛說凡獻納宜盡心無僞至君有

過則直言正辭犯無隱語類子路不是瞞人底人曰無臣而為有臣乃欺也存疑犯其顏色以諫諍之此事最難子路不能救季氏之伐顯更則犯亦未能也故范註國外

君子章全旨

此章明君子小人志趣之異上達直達到天理盡頭下達直達到人欲盡頭上達如登九層之臺一層高一層下達如墜千仞之淵一步低一步兩達字是活字俱有日新不已之意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曰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曰究乎污下合參子曰君子小人人品不同其達亦異君子則達向上去小人則達從下來蓋理本自高明君子心平理已向上矣由是愈積累則愈高明直到理之極處豈非上達乎欲本污下小人心平欲已趨于下矣由是愈汨沒則愈卑污直到欲之極處豈非下達乎學者何可不慎所趨也析講大全朱子曰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个高明為道理小人就中得个污下的道理○胡氏曰循天理徇人欲上達下達之原也進高明究污下上達下達之實也○

蔡氏曰天理本自高明也君子循仁義禮智之天理故曰進于極仁極義極禮極智高明之地矣人欲本自污下也小人徇乎聲色貨利之人欲故曰究乎淫聲惡色私貨邪利污下之地矣○註中高明污下貼本文上下字日進日究貼本文達字

古之章全旨

此見古今學者用心之異同一學也而為己為人之心之初可也鄒陽朱氏曰此章即人為學之心而嘆世俗之衰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曰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蔡太全子曰同此一个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在此學此者明道進德其心要得之于己今之學此者明道進德其心要

求知于人其內外各寔之別如此

析講註中兩欲字是學的主意學不處我知力行今之學非不與古同只是學時立心有務寔務名之不同耳○孔子之時學者所學之事尚皆正學也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與○蔡氏曰此章言同此一學而心中所為則不同如一言行也建求尤悔之寡為已也欲求聲譽之集為人也進類可見○存疑雖云古今所學皆同然既有為已為人之分其工夫亦自不同所得亦異為已者其工夫必深若已無寔得決不肯已必求到有寔得然後已為人者外面粉飾以為可以見知于人斯已矣其工夫必苟且糊塗決不若為已者之深切也工夫深者必有寔得工夫苟且者必終于廢墮矣

蘧伯章全旨

此章以心字作主聖賢心交也使者能道其心故夫子亦心契而翼美之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下同

蘧伯玉衛大夫名璚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序衛蘧伯玉一日使人來問侯孔子

析講顧麟士云鄆陽朱氏曰此章稱美下僚能知君子之心則此使亦非僕隸之謂也觀子華為夫子使齊可見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

寡其過而未能也使子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宜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蔡大全孔平命之坐而問焉如對伯玉也曰爾夫子近自果何所修為使者對曰吾夫子之所為者亦無他惟于日用之間常常欲寡其過而勉強自勵未能如其所欲也即使者之言觀之欲寡過則不自是不謂已能則不自足此簡身常若

不及之心也進善其有窮乎使者出夫子有味其言而深賞之曰其真可謂使乎其真可謂使乎非伯玉之賢不能如此存心非使者之賢不能知伯玉之心也析講遠伯玉篤行慎德老而不倦孔子在當時所與善者子齊則晏嬰於衛則伯玉子鄭則子產數人而已夫子知伯玉有素何為是問近日所為以聖賢進修一日有一日工夫意其近日所為必有異於昔所親見也寡過句是形容伯玉克己不及之心猶云我夫子所為惟欲寡其過而心常若未能也此過字兼念慮言行說須切大夫言寡過未能是伯玉一生心事使者窺見其心已自不凡而詞氣之間又謙和不迫故夫子與之使乎內兼此二意○胡氏曰使者不以伯玉之德著見于外者言而以伯玉之心克治于內者告且曰欲而未不能不獨其言謙抑卑下而又深有得于聖賢為己之學常如不及之意可謂知德而能言者矣○欲寡句十個字要下氣讀○身過易遣心過難除欲寡自愈見其未能○未能當云愈克治愈覺私臬之難盡註當若不及正是從身上一自覺未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君子章全旨

此揭君子之知止也位即所也思不出即止其所也時說施把素位而行入識不知此位字與素位而行位字不同彼位字以地位言此位字以身之所處有當然不易之理言當以良字理會良者止而不動之意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合泰曾子述艮卦之象詞以示人曰心之所慕謂之思身之所處謂之位位以內當思位以外不當思思之即為出位矣是故君子觀艮止之象而夙夜圖維只在位之中不在位之外位之所不居思之所不在也惟隨身所適盡之道以返求之心而已何嘗有慕外之思哉

析講大全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皆位也饒氏曰不出其位如為子則思孝

為臣則思忠之類皆是。○胡氏曰：要體止之義，身之所處，止其所心之所思，亦其所也。○君子心止其所，時行而行，時止而止，據見在之位而思運之，不惟盡其分，而且定其心也。附錄：易程傳：上下皆山，故為兼山，重艮之象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不及，皆出其位也。况喻分乎？折衷：上下皆山有止而不過之意。君子觀其象而知天下事理皆如此，故其思如此。

恥其章全旨

此見君子矯輕警惰之心也。恥字，迴字全在心上。說觀註中不敢字，欲字可見恥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于言也。較敏慎更深，此以已能者言，乃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衆序子曰：言易放，行難盡。君子則恥其言，若有所愧，作而不使有餘而過其行，必欲其足勉而不使不足，此其所以為君子也。

析講：朱子曰：過猶易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之過謂力行也。○行非可過，有他，勇猛精進的意思，若或過焉，耳如說七八分而欲行十分是也。

君子章全旨

此夫子望道未見之心。○仁者知者勇者總是一君子勿作三樣，人不憂不惑不懼總是心無累，勿作貞、遇、說上節，惟夫子親于體道，故定見其無能下節，惟子貢深于知聖，故確信其自道，總以道字作實。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為仁者，不憂，知者不

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

衆蒙引子曰：君子所以備德于己而為道者三，反之于我，未看能焉。三者，雖何仁知勇是也。仁者理足以勝私，處順逆而心不憂；我未免于憂也，則于君子仁之道無能也。知者明足以燭理，遇事物而心不惑；我未免于惑也，則于君子知之道無能也。勇者氣足以配道義，任重大而心不懼；我未免于懼也，則于君子勇之道無能也。敢不勉哉。

析講大全朱子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學者之意○道字虛下三句正是道仁知勇即其食于君子之身而名之者也仁知勇備于心自無憂戚懼之累不字須說得自然合來總成个君子之道須緊抱君子說方與泛然立言不同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衆蒙引子貢曰此特夫子聖不自聖自謙言如此也以賜觀之夫子于此三者蓋綽綽乎其有餘矣又何君子之道有不能焉者哉

析講聖心常虛故能自道註自道猶云謙辭謙字宜渾○疏曰體道而至下化則不自見其能子貢一聆夫子無能之語如見聖人之心體不覺直指曰夫子自道也○道字當不得謙字而謙意寔在自道之中

子貢章全旨

此章見學當先自治總是不足他友人意賢謂自治有餘不服謂自治不足總是他友人意賢謂自治

是褒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扶大音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衆序子貢平白好比方人牧較其短長恐非自治之切務也夫子婉以警之曰方人之事惟自治既優者能爲之賜務爲此賜也其賢乎哉工夫力量當有餘也若夫我則于人之短長固未暇及之賜其知之否

析講陳氏曰我則無暇及他人言外之意謂方自治也○朱子曰學者須思量不暇个甚麼煩於自己體察方可見

不患章全旨

此示人以爲己之學學而求能乃爲己之實功若謂求能以爲人知地則猶然人不知之心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

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益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參序子曰大凡世之知譽于己無涉故不患人之不己知惟其學焉而不能明理行焉不能踐實此其足患也君子求在我而已

祈講患其不能全是求其所以能處世之學者常以人不己知為患而不以己之不能為患故言此以醒之

不逆章全旨

此為人以察察為明者發總是貴自然之明不可以誠明並說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衆太全子曰自人心漸趨于偽其詐而欺我不信而疑我者亦勢所必有也但天下之人防範過密者多億詐之私而非

自然之覺其不逆億者又墮小人之計而終無所覺皆不足貴也○有人于此初不逆料人之我欺不億測人之我疑而於人之疑與不疑欺與不欺抑亦到面前自然先覺者此是心地光明物無遁炤的人豈不為賢乎

析講勉齋黃氏曰詐不信難以事見而可以理知不逆不億待物之誠也先覺燭理之明也逆詐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實先覺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智者不能也○陳氏曰逆億者私見之紛擾先覺者真見之昭徹固不先事而預料小人之為奸亦不臨事而墮于小人之奸其斯為誠而明之君子乎○先覺是說非億度之知乃明炤之知耳億度有心明炤無心○麟士曰按說叢不逆詐至先覺者作一句讀極妙蓋如此則看字寔落看做一個字微一轉剔精神微動在此○是賢乎猶云如此乃可貴耳不作人品說○先覺內註中兼情偽言之猶云詐與不詐信與不信一見便自覺得也原不專泥定覺其詐不信一邊說須善會之

微生章全旨

微生畝徒泥于無道則隱之說而不知聖人以道易天下之心以固為疾全是自明心事非疾微生之固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

佞乎

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也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參太全微生畝方以退隱為高見孔子歷聘擬其以口給取悅謂之日時不可為斯可已矣丘子列國何為是栖栖然依戀不舍歟毋乃為佞以求用于世乎殊不知聖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豈若小丈夫之執一而不通耶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參陳氏子蒼之曰夫人立身待人自有中道丘之為是栖栖者非敢為柔佞希世之事也亦疾夫固執太過不通于世用也若以天下無道而棄之則是固矣于其知我乎析諸世道有升降全在吾人力挽之若于高尚其議與易夫子毋固故周流于列國微生却譏以為佞非其肯矣故夫子自明之固字有望望然考之意與栖栖相反疾夫固而不為故不得不栖栖耳語意正相對○饒氏曰此二句非徒解一佞字寔發明以道易世不得已之深心

驥不章全旨

此章明才德輕重而致勉人之意○驥有德亦有才但德重才輕原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也要看稱字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方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參太全子曰均是馬也而馬之良者為驥驥美稱也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不以其力之任重致遠以其德之調良馴習者也彼夫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

不以才而以德亦猶是耳

析講此卽詩之比體君子才德意在言外○胡氏曰
調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順服而不睥睨也

或曰章全旨

此章見報施貴得其宜世人有心於薄或人矯爲
厚而反失其平聖人酌其平而不失其爲厚只重
以直報怨上而以末句足之朱子
云通章只論報怨之道報德帶說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泰序或以人情仇怨相尋乃爲之問曰人惟恩怨之心太明
故忠厚之心日薄若於人之有怨于我者竟若忘焉而以德
報之何如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
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合泰子曰報施貴得其平以德報怨似乎厚矣但上面更無

一件可以報德亦以德報則等于怨欲別

于怨又窮于報是薄于德而厚于怨也

析講何以報德朱子云譬如人以于金與我以于金酬之
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于金與之却是何理
視與我于金者更無輕重是斷然行不得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
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
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
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
饒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
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

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合泰夫有德有怨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必
也人之有怨于我者以直報之愛憎取舍一視夫理之當然
不以懷私怨而昧與善之公心亦不避私嫌而廢除惡之公
典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爲公平忠厚哉至于德有大小

皆所當報則以德報之可矣若必以德報怨是亦私意所為非天理之正也

析講怨不必說到君父之仇只是尋常小怨故理當愛取即愛取理當憎舍即憎舍一以忘其怨一般方是以直報直字中有多少少含蓄當報而報不當報而不報皆在其中陳新安曰怨有不必報者不以仇待之也朱子曰以直報怨如此人舊與我有怨今果賢耶則引薦之果不肖耶則棄之絕之是蓋未嘗有怨矣○以德報德亦非以私恩害公義也凡可為他着力而不害義處必為盡心竭力而扶持調護之也○筆記曰以直報怨何必以德報之哉以德報德何必以之報怨哉每句只換他所問一字便明

莫我章全旨

此夫子因世之好異而以反己之學示子貢當世稱為聖仁稱為生知何嘗無名譽莫我知是心相默然之謂非患莫已知而有不平之嘆也首尾總是一個莫知總是一個反己自修未知我何正與首句相應天知正是莫知處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大音

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也

幾大全當時不惟門人知夫子別人也知道是

聖人乃夫子忽發嘆曰世之人其其我知也夫

析講此句要體會註意莫我知作聖人因人不己知而有不平之嘆也子貢智足知聖然平日多在奇處求聖人而平淡中之精微則不知也故夫子自嘆以發其問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中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參朱子子貢怪而問之曰夫子道德高厚如此宜有以致人之知矣人何故其莫知予也子曰夫人立異以爲高者始足致人之知也我之所爲異于是矣彼窮通出于天也我也遭時之窮不得于天亦惟反己有歉矣何敢以怨天長用舍係乎人也我也值時之舍不合于人亦惟反己有關矣何敢以尤人乎但知屈勉于庸常之間致力于人事之近理有未知也必求知其所當知事有未能也必求行其所當行只在平寔卑適處做工夫而理得于深造之熟道融于真積之久自然知焉且精而至乎知之至行焉且進而至于行之盡以上達乎高明焉要皆無以甚異于人而致其知也然則知我者其惟彼蒼之天乎我之所爲不違乎理則不違乎天而冥冥之中其有以鑒我早人非天也而孰爲知我者哉此其所爲莫我知也

析講蔡氏曰何爲句言人所不知予者何在夫子遂指言人所以不知我者所以致于貢也○評中反己貼不怨尤自脩賤下學循序漸進貼上達大抵怨天尤人者必不反己反己者必不怨尤反己而不怨尤自然盡自修之功而有漸進之諸下學正反己之寔地矣下學只是說從卑近處用力如曰

用常行之際所當知當行者是也上達是由近而遠由卑而高以漸而進到知行之極也達字卽註中進字直解作明達之達不可從下學上達皆朴寔爲己而非有所歆動于人處固非所以致人知亦非人所得而知也夫子之所學皆天之理則予心與天心自相默契故曰天知而人之莫知不待言矣○人情有怨尤則必希世求合而學務標炫人或知之矣故蒼蒼莫知先從不怨尤說起不怨二句是言心不外求既忘外故但務心學下學是卽事卽物探討尋驗卽于學處有融會貫通之妙便是上達下學有工夫上達無工夫○夫子所答詞只是解何爲莫知予句○十五志學一章便是下學而上達句確註下學兼致知力行說上達指知行到極至處如不思而得不思而中是也但在夫子口中不可說得務異耳○王觀濤曰知我其天不是天曉得我蓋天者理而已矣上達之妙與天爲一故惟天契此理知字卽契字○自不怨至末一氣相承勿斷惟不怨尤但知下學而下學自然上達上達是我契天契天故天亦契我緊接到知我其天句

公伯章全直

此總見人當安命意思者行說固是逆命肆者誅說亦未能達命蓋賢人之進退關斯道之興廢寔

有命以宰之則得失毀譽但可置之度外惟聖人樂天知命故互言命以抵之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

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朝音潮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衆序子路爲季氏宰有公伯寮者乃諂愬于季孫子服景伯心懷不平以其事告于孔子曰吾夫子固將因公伯寮之言而有惑志矣諂邪害正法不可容以吾之權力猶能誅之以陳其尸于市朝而正其誣賢之罪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公伯寮其如命何與于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懸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衆序子曰士君子抱道用世固其心也然世能信用道之將行也與命之通也世不信用道之將廢也與命之窮也皆非人之所能爲者夫由今日固有命存焉命果通也雖愬不使之廢命果塞也雖不愬亦不能使之興

公伯寮其如命何哉子大夫其聽之耳析講景伯之意雖善未免有尤人之心故夫子以命釋之道之四句虛說泛說末句方寔說其如命何見不足與之較也命以氣數言爲衆人說也如此章命也是爲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說朱氏公遷曰孔子兩言其如子何一言其如命何如命何是我之命在天如子何是天之命在我

賢者章全旨此章即出處去就而見隨時之義○大全黃氏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出處之宜可也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參序子曰賢人之出處去就惟其所遇之時不同故其所處之安亦異有見聖世無道則避而隱身不出者
析講如辟紂而居東海北海之濱者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參序其次或見此地無道則辟去而之他邦者
析講如百里奚去虞之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參序其次或以其國之君交接之禮貌既衰知其意不在我也則去之而辟色者
析講如衛靈公顧蒞鴈而色不在孔子遂去之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本小次第言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參序其次或與其君言語不合知吾之說終不行也則去之而辟言者蓋時之所遇不同而處之各異如此此皆以道自重不輕于徇世者也世有此人世道之衰可知矣
析講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遂行○按賢者二字賞金冠其次指辟之次第言非以賢之次第言

作者章全旨

此夫子慨世道之衰不重賢者見幾而作上曰矣者嘆詞有天地間賢人隱之傷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參序子曰君子一身與斯世相關者也故君子之出處可上世道之盛衰今起而隱去者有七人不為不多矣世道之可憂何如哉

析講作是見幾而作有高蹈遠引而不復出之意與上辟字不同蓋辟則猶將待時而出也

子路章全旨

此節明是譏孔子不可為而強為之必強作知孔子語者非是○慶源輔氏曰賢者之視天下有不

可爲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
無不可爲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
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衆序子路從夫子周流偶宿于石門之地掌晨啓門者問曰汝從何人而來曰我從孔氏而來曰君子相時而動彼孔氏者其正知時事之不可爲而猶栖栖皇皇以爲之者與子之從之亦勞甚矣噫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晨門何漫相譏也

析講存疑時至春秋雖是很很然使聖人見用自然撥亂世而反之正故聖人不患于無時而患于不用

子擊章全旨

此章見聖人未嘗一日忘天下以有心作主荷蕢知聖人有心顧譏其有心夫子因自表其不能無

心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

心哉擊磬乎

荷蕢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參溪說聖人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且在衛偶然擊磬其憂世之心已寓于磬矣乃有隱士荷蕢而過孔子之門者聞其聲而知之曰有心于世謝斯人之擊磬乎

析講金氏曰磬編磬也以五爲之○磬以止樂夫子之心欲止亂磬爲角角以爲民夫子心乎爲民故擊之○有心就磬聲上見此只是知夫子不忘天下之心不肯罷的意思非真知其憂世之心也此處尚不是譏下節左譏之○問聞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朱子曰如古人于琴聲中知有殺心耳○翼註夫子心在憂世磬聲想悽慘故荷蕢知之多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

則厲淺則揭

經苦耕反莫已之音
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經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識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參淺說既而識曰斯人也鄙哉經經乎何其專確固執而不達夫時宜也君子相時而動夫世莫已知而不止之用也斯已而已潔身以去可矣吾聞涉水者深則厲淺則揭夫涉水者必視水之淺深以為厲揭則君子處世當視時之治亂以為進退今人莫已知而不已何其昧于淺深之宜乎析講上是驟聽而知其心存于世此是諦聽而知其心之切于用也故以經經之經經且空說下四句正是專確處引詩見當止而止正與經經相反。褰裳涉水由膝以下曰揭褰衣涉水由帶以上曰厲。鄙是識其識之不達經經是病其守之太堅。○引詩只作自家語勿寔識是詩詞言涉水者尚知淺深之宜用世者乃可止不止何不自已度量勿以淺深分配治亂說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嘆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責而嘆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合參夫子聞其言而嘆曰斯人也何其果於忘世哉若但果于忘世而決去不反凡猶知自潔者便能之末之難矣唯是世有忘我之時而我時存憂世之念必欲舉天下之無道而易之此其所以為難也彼以可已

不已議我者亦未知我之心矣

析講果哉是嘆荷蕢末之難句又是自表心事。○末之難矣言但要如此果于忘世此亦何難只是天下不可忘吾寧為其難耳

子張章全旨

子張疑人君不卷于三年不言故孔子與他說所以得三年不言之故蓋古制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參序子張問曰尚書云商君小乙薨高宗居喪諒陰三年不發言語夫人君三年不言則號令莫出臣下何所稟命不識書之旨何謂也

析講覺軒蔡氏曰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于梁闇也○顧麟士曰白雲許氏云凡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牆之下大夫士居倚廬謂以兩木一頭着地一頭斜倚在牆上外被以茅茨寢苦枕塊嘗處其中諸侯亦為倚廬而加以圖障天子既立柱前有梁形稍如屋相故曰梁闇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太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命禍亂或由此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然考之古禮君薨則君居廬守喪不親政令百官各總攝已職以聽處分于冢宰如此者三年夫既有冢宰可托則嗣君雖不言何憂國事哉此其所以得三年不言也

析講嗣君委君道以伸子道百官盡臣道以成相道○總已者各治其官也如錢穀兵刑之類各檢束前政聽冢宰處分處分之後仍命百官分理而冢宰考其成非冢宰兼百官之事也

上好章全旨 此欲人君以身作則之意禮主名分一邊說精神全在一好字好主心旨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參大全子曰為國以禮為上者果能心誠好之修之于身而視聽言動必以禮達之于政而訓方正俗必以禮則民之觀感于下者亦皆知尊卑貴賤之等而安于事使之分不待刑驅勢迫自無不聽上之命而易使也

析講大全蔡氏曰禮者人性之節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一定而不可易者也但上不好則禮為虛文民或貌從而心拂故

難使耳。今上好禮章軌事物一皆誠心之所設施有以觀感于此則民皆遜志于禮自以為理當然也而非為勢所迫也故易使。○問禮何以使之達雙峰饒氏曰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之

子路章全旨

通章只重修己以敬一句修己以敬而安人安百姓俱在其內蓋人與百姓未安便是敬之未至君子修己之敬是聖賢成己成物徹始徹終學問能敬則百事皆知明處當而所以安人安百姓之理不外是焉夫子不過因子路之問而以功效之及物者言之雖有大小遠近之差然皆不離个修己以敬非有待于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末一句不重堯舜重不可復加意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敬夫

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

之盛自然及物者皆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對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出雖極於然自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己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道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養帝

合泰子路問何如為君子子曰人之成德不外於心所謂君子者其用功惟在修己而其修己也一主于敬戒慎恐懼無時少懈則天理存人欲遏而德無不成矣君子所以為君子者然也恭敬該動靜合內外徹上徹下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少之也曰君子之道大矣如斯而已乎子曰對已而言則有人以己觀人則己之道即人之道也果敬極其至而靜虛動直施為無不當理則一敬所充自然及物雖以之安人不外是矣子路又曰君子之用宏矣如斯而已乎子曰盡乎人則為百姓以己觀百姓則己之道即百姓之道也果敬極其至而施為當理則一敬所極無

物不被雖以之安百姓不外是矣夫修己以安百姓此等功
效之大雖荆舜之心其猶以為病諸不敢爭謂已治已安夫
以二聖之所病者而修己足以致
之則修己以敬豈不足盡君子乎

析講黃氏曰非謂修己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修己以
敬而可謂君子則是充積之盛在其中矣特其功效之遠則
自其充積之盛者而出耳修己以安人安百姓猶曰修己而
可以安人安百姓也○有疑敬該動靜者自思慮未萌以至
于萌動皆此敬也○內外者自一心以至千萬事皆此敬也
○微上下者自一身之修以至百姓之安皆此敬也○君子分
量經綸參贊皆其分內事然未有出于己之外者故夫子告
子路只修己一字以敬是修己的方法下兩修己內皆有敬
字以敬以字有工夫以安以字無工夫修己以敬則以之安
入安百姓無一不道也安字不主感化言即是敬之知明處當
處朱子云安人則修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修己之
極而安人之盡也○因于路問不置故以此告之○蔡氏曰敬
是戒懼惴惴常惴惴法使昏昧放逸之私無自而起心無不
正身無不修是謂修己然此已非一膜之已敬亦非寂守之

敬已所行即是人所受此不慢一人不輕一物齊治平無非
此心就業之所運用修己中該安人安百姓安人安百姓乃
見修己之全總括在敬修一句內○修己以敬以爲止修己故
少之未子告以修己也所以安人又略視安人故修己以敬
即所以安百姓此非說修己效驗乃說修己全功也堯舜猶
病者惟其以安百姓爲修己百姓未能盡安即已終有未修
故堯舜猶以修己爲病終身以敬修己而無一息之間斷也
子路奈何少之○工夫全在修己上安人安百姓蓋其充積
之盛自然及物也不是我修己特地夫安人安百姓○人情
敬則百事皆當不敬則百事皆不當此
修己以敬所以有安人安百姓之理

原壤章全旨

此見孔子待故人之道幼而三
句責其已往叩腰警其將來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
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

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

者夷踴躍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踴躍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踴躍然衆蒙引原壤聞孔子來乃伸兩足箕踞以待之孔子見其無禮責之曰人之生世方其幼也有長者在則當孫弟長而成人則當有以自立使人有所稱述汝幼少不順弟子長上及長而無德行可稱述今老耶不如早死免得久留身世間爲風俗之蠹而又不死不循禮教敗常亂俗是爲風俗之害也已既數責之又責杖微擊其脛令不踴躍也析講按原壤母死孔子助之沐樽壤登木而歌曰鯀首之珥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而過之今乃責其夷俟何耶蓋母死而歌其過大聞之則壤爲當絕夷俟之過小責之則壤尚可容聖人用心之忠厚如此○夷俟不是特慢慢夫子只是他平日放達習與性成如此○或問以壤非可言喻者故叩其脛而責之是不然也禮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此蓋孔子自衛反魯之後曳杖而出適見原壤之夷俟因數其失遂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使飲足而不踴躍耳豈其不可

言喻而反叩脛然運挺以擊之故○
云老而不死何是爲賊何不可曰十字連下

關黨章全旨

通章以禮字作主章于不循禮故夫子欲使之習禮習禮內有抑其虛慢長其德性意不徒以義文爲重○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教小子之道

關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

關黨黨各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與之也衆序關黨有童子來學于孔子孔子使之傳賓主往來之命意蓋有在也或人不知問夫子曰傳命非易事也此必童子學有進益者與故以此寵與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

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參太全子曰非也禮章子當隅坐而此章子吾見其居于正位也而隅坐之禮不循矣章子當隨行而此章子又見其與先生並肩而行也而隨行之禮不循矣有曠等之意無自卑之心此非能以謙受而求學問之進益者也乃欲速進于成人之列者也吾故使將命先之以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敖惰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豈寵而異之哉析講謙能受益章子不謙而傲故曰非求益者也此一句重正與益者與相應成字乃成人之成對章子看非學問有成也未補抑而教之之意○先生只是年長非是師也○記檀弓曾子疾章子隅坐而執燭又王制父之齒隨行

論語卷之七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086